

**简装版**

当历史走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前进倒退是左是右，如何摆脱“神谕”的束缚， 正是人类自己的选择。

**Prophecy’s Rebels**

**天音的反逆**

目录

[第一章 起锚之浪3](#_Toc8606)

[第二章 灯火之黯4](#_Toc7648)

[第三章 多事之夜5](#_Toc2759)

[第四章 月之摄动7](#_Toc4861)

[第五章 且听风语9](#_Toc29130)

[第六章 未免摄动11](#_Toc647)

[第七章 别处落子13](#_Toc20113)

[第八章 出子午谷14](#_Toc7845)

[第九章 并行两策15](#_Toc17665)

[第十章 天机一刻16](#_Toc13464)

[第十一章 镜之内外17](#_Toc2688)

[第十二章 尾音波折18](#_Toc29872)

[第十三章 已断一臂19](#_Toc9369)

[第十四章 光影映虹20](#_Toc29403)

[第十五章 烟笼孤山21](#_Toc12751)

[第十六章 旁观者清22](#_Toc27835)

[第十七章 王冠之重24](#_Toc13777)

[第十八章 金血熔铸26](#_Toc2410)

#### 序章 应许之命

“一千年了，他们终将从黑暗中归来，虽踏上新生的土地，却未能去往遥远的列国。”

这块精灵神谕石板是瑟夫林领留下的最重要的出土文物，保存它的阿洛伊斯大公离被大先知所杀不过一步之遥。无它，只因阿兰斯特人曾是精灵的奴隶，而石板的作者是精灵大主教，卡兰彻尔。

正是在七百一十九年前的明日——三月三十日，大先知终于带领人们推翻了精灵的奴役，史称弑神之日。这个日子被传承至今，是为分野节：既是每年日月平分的之时，也是人类不屈从于“神”、以法术与“神”分庭抗礼之日。

精灵神曾用这样的语言警示精灵，可精灵们置若罔闻，仅将人类视作一群衣不蔽体的劳工、不见天日的石匠。这样的警示，终究变成了事实。

石板约定在博物馆重新展出时，自然也是众说纷纭，乐观者嘲笑精灵的自大为他们招致灾祸，悲观者则叹息人类仍未斩断预言的束缚。

展出的博物馆便是当年精灵的圣地，现在阿兰斯特的第二大城市，大陆南端的海港，

1. **起锚之浪**

lum 3.30 16：24 科克港实验室

能源系统试验机转化率超过100%，只需要再提高仅50%就可以实装。

lum 3.30 15:25 瑟夫林治安部

明日庆典准备完毕。市区有异动正在观察，搜查到三枚力场符文，建议关闭全郡零售店

lum 3.30 18：30持剑大法师

已调查塞弗里德港异动，属一般地层运动，如无异议建议递交商业外交部。

lum 3.30 18：34商业外交部

汉诺政局变化，亲王病危，顺位第一继承人no13失踪，征询贸易计划的调整方向。都柏林在持续施压，贸易额度降低20%，以及戈尔韦边境冲突加剧，内部争端将白热化，已经安排并进行了各类抗议发言。

lum 3.30 18：35瑟夫林圣光总会

致伯爵:令郎恢复良好。圣光会内部争端我会努力处理，还希望可以进一步稳定形势以救助更多患者

lum 3.30 18：40ac&c实验室

增加50%的效率不是算法的活。我去看设备了。能改就改。

终于从刚刚送来的文件袋里抽完了最后一张密函，伯爵把目光从加急报告上移开，揉了一下隐隐作痛的脑袋——怎么谁都不省心呢，也许自己不适合当个领导者吧。他在这个念头冒起来的瞬间条件反射拍了英勇气概，于是念头便在奥术波动中消失了。好的，下一项是什么

明天的庆典准备。

现在天色已经晚了，天上的光转到了地上，突然，落地窗外视野边缘闪过一到闪光。

“什么玩……”随后另一到闪光亮起。离得太远，屋子隔音太好，但是伯爵仍从这闪光中看出了真相。“马格努斯！市区受到袭击”

他在短讯中嘶吼着，让自己的声音盖过耳内的心跳。仿佛那心跳就是爆炸的响声。“各级要员到伯爵府集合并紧急避难！”

他压榨自己发完了命令，他不知道他说清楚没有，就这样吧。他摊在椅子上等身体恢复……下一步……下一步应该是去开会……

一声木制家具的闷响从会议室传来，是有人到场了吗，伯爵的眼睛一闭，融入了黑暗。

1. **灯火之黯**

“吱呀....”木门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声音，会议室迎来了今日的第二个访客。窗帘拉的严严实实，唯一的光亮是桌面上淡紫色的一个水晶十字，在那不比光亮术强多少的光亮下，桌面边的另一个访客的身形隐约可见。

那是一个穿着红色金蕾丝花边合体连衣裙，金线蓝紫色袜子的人，她金红色的头发隐隐中透着玻璃光泽的光，垂落在椅背后。而红色裙子靠近袖子处金线绣成龙翼的形状。这是阿洛伊斯家族的正礼服，也是阿洛伊斯家主的服装，但是现任的阿洛伊斯家主是一个身材袖珍的丰饶女性，而这位的胸部平坦的如同玻璃板。

而就是因为这个平坦如玻璃板的胸部，导致向后躺着的她几乎没有被水晶的光照射到，只能从昏暗中隐约看到金边的轮廓和红色的大体。

新走进来的人却完全忽视了位置上有人这一点，他浅灰色的眼睛泛起了微微的蓝色，眼神只是死死的盯着桌面上的水晶十字，仿佛有巨大的诱惑力一般。

他确定了这个十字和旁边躺着的人影至少有一个手臂的距离，确信了不是私有的贵重物品，因为在会议室门口贴着贵重物品不要离身的通告，但是秘法视力里的结果却又让西比留斯心潮澎湃。

水晶十字放射着刺目的防护系灵光，仿佛在水晶十字的内部封印着整个火山。

“有意思。”他的手顺着笔直的线伸向面前的十字水晶，把它收入了自己的手心中，光芒被遮蔽，他重新隐入黑暗，仿佛是像往日拿走了什么办公用品一样。

“检测到汉诺执行人NO.4 穆特普·“指向者”·英尼莱佐，授权服务许可，银烛燃华允许，银烛接续允许”短讯直接送进了西比留斯的脑海。

他皱了下眉毛，似乎稍微对手心的水晶紧张了一下，紧接着继续尝试用自己的魔法进入它，从法术光泽上看，这是一个学派神器，因此这个状态显然不是它的工作状态。如同把玩其他的学派神器的经验，它尝试唤醒它的完全形态。

“请确保将玫瑰刺方向对外。”似乎是对西比留斯的握持方向不满，另一条短讯传了进去。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按照提示转了个方向。

玫瑰刺在不经意间划过了他的中指，随即，一条光刃弹了出来。锋芒大概构成了一个侧剑的大致，然而在剑原本应该有剑楞的位置，却是丝丝缕缕的，纯粹由奥术的光构成的丝弦。

西比留斯似乎完全忽略了这些变化，如同之前把玩其他学派神器一般，遵循自己的节奏逐步推进。

下一步，测试功能，魔法伎俩，创造一个白色棱长5cm的方块，于是桌子另一头立刻可出现了一个方块，刺目的魔法灵光在方块上流转，而方块规整，干净，不带杂色也不带缺陷。

“你掌握着人类的至尊，然后表演你的游戏？”原本的引导短讯里传来如此的信息，仿佛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嘲笑，不留任何回旋余地。

“你会说话？”没有回应，似乎那只是魔嘴术的录音，只会在合适的时机做出合理的指示。

方块似乎更加眩目了....不，不是这样的。

西比留斯感到一阵虚弱，似乎自己的血液正在沸腾蒸发，他正在迅速的陷入衰弱。他伸开手指，尝试把手上的紫色水晶甩脱，但是奥术的力场却牢牢的抓着他不放。

“不至于吧，没有急停？”他似乎想要求助，但是在最需要的时候，那个短讯并没有响起，“行吧。”

光芒闪耀了整个会议室，带着一声不算大的尖锐的爆鸣和微弱臭氧气息。随后，会议室重新陷入黑暗。紫水晶掉在了桌子上。伴随着水晶的脆响，还有一声闷响——一个人倒地的声音。

与此同时，靠在椅子上的人影仿佛察觉到什么，躯体上蓝色的条带从脸上顺着脖子蔓延向四肢，随即如同被线拉住般挺起，迅速睁开的眼睛浮现了龙眼的竖直条带。背后的椅子被力场双翼推开，半融化玻璃质感的琉璃色迅速在椅子上的人身后膨胀。

红色的人影仿佛受限于不可见的丝线，被强行牵拉着转向扑过去。她前伸的白皙纤细手指半捞半弹拿起了水晶。

随着她手指夹着十字的轻轻一甩，十字似乎黏在手指上，微微发光的完美三棱锥向前弹出，照亮了桌边，似乎是在正主的手里，它被她如臂指使。

带着能让成年人心脏病发的的杀气，或者说龙威，这次剑尖指向了会议室里的另一个人。于是堪堪从地上支起半个身子的西比留斯又躺了顺势下去——然而毫无表情的脸上看不出半分变化。

“说，为什么要窃取王迹，持握王迹，即为汉诺亲王，这是窃国，是谋逆先师会的大罪，仅次于背叛人类和亵渎人类。”她如时光龙的竖直金色眼睛亮如灯火，虽然背后似乎有丝丝缕缕的没能掩盖的紫色。

“重要的东西就不要乱放啊！”地上的男人抓了抓自己略微泛起蓝光的头发，抬起无辜的浅灰蓝色眼睛：“会议守则就在门口！”他加大音量强调着，然而声音还是糟糕地缺乏情感。

她愣了一个瞬间，眉毛狠狠的打了弯，似乎有一瞬间想要笑出来，又强行的挤压了一下面部肌肉：“我是阿洛伊斯公爵，这个会议室是我的私有财产，因此我拥有对规定的最高解释权，何况王迹就在我所占桌面扇区的50cm之内，我在这里放一个显示文件的水晶板，你是不是也觉得是公有的啊。”

她控制着自己的音量和音色，尽可能的表现出严肃和不满，虽然还是由于来自魔法的模拟而颇为僵硬。

而西比留斯似乎仔仔细细的确定了一下原本紫水晶的位置，和椅背前方20cm的人体前出大致位置，突然锐利的目光有如测距的硬尺：“我觉得...前出超过半米了...。”转头又迅速恢复了那个涣散的眼神然后以爆表的语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代的阿洛伊斯公爵不是一个中年妇女吗。”

跟随着那个涣散的眼神，他找到了一个椅子，姿势扭曲地爬到椅子上然后毫无紧张地一屁股坐了上去，仿佛无事发生。

“我是她的独女，她是露西安娜·弗罗洛·兰佩洛奇·阿洛伊斯，我的母亲。”红衣服的女人捏着紫色水晶，模拟的声音更加干涩发硬了，而带有透明感的红色眉毛简直像是打了个节：“她退位了，伯爵府里怎么会存在这么有失体面的人。”

“彳亍 口 巴”西比留斯表示不置可否：“对不起，我脑子有些问题，并不能很好的处理社会关系，如有冒犯，请指出并给予修正措施，我马上处理。”

后半句似乎异乎寻常的行云流水，仿佛是训练了很多次，抑扬顿挫十分合理，如同是魔嘴术录音的排练了几千遍的歌剧演员台词，一看就是日常生活中时常遇到状况念了很多遍以至于成为了他的行为模式。

“行...吧，如果没什么紧急事务就离开吧，个人希望可以在这边再休息会”她似乎是动了同情心，也像是无话可说，红发女人的眉毛略微松了松，最终思考再三，只是下达了逐客令。

西比留斯抬起腿就离开了房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紧随其后的，就是高等浮碟术启动下楼梯的声音。

1. **多事之夜**

经过了一段休息，伯爵决定去楼上的休息室先坐一会。他一瘸一拐的行走在黑暗中，只想自己一个人独处一下，直到他和另一个同样行走在黑暗里的人撞了一个满怀。

电火花腾的一声从人影身上窜了起来，紧接着是一声凄厉的惨叫：“不要贴上来啊啊啊啊”，伴随着惨叫的还有一个极为激烈的奥术力场和一个快速撤退，然而在伯爵的身边由于魔法力量的不足仅仅是堪堪滑过。

但是伯爵的手提包和身边的装饰品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从伯爵身边直接倒飞出去，被死死的摁在墙壁上。

伯爵从口袋中摸出自己的武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面前的人，奥术的蓝色光芒使雕刻了符文的子弹在咔嚓一声中上膛，也点亮了面前人的脸。

“西比留斯？”

“啊，我家被炸了，贴片炸弹，你这有地方睡觉吗。我的防撞手环有什么问题吗。”轻描淡写的语气从一张嘴里逐字逐句而迅速的吐出来，发银的瞳孔纹丝不动，仿佛挨炸的是另一家，刚刚瞎嚎的也是另一个人。

“你去会议室里坐会吧，今晚还有会，我可能也顾不太上你。我马上可能还要和丹德莉尔通风讯之类的，事情有点多。”

“会议室坐了个人，她让我出来。”

“你不认识？”

“是。”

“有什么特征吗。”

“红发，魔法力量相当强。”

“那你先去我办公室躺椅躺会吧。”伯爵把转轮啪的一声合上了，紧接着拿起风讯：“丹德莉尔，我可能得晚两分钟再打给你”

风讯另一边传来两声低诉，似乎是表示同意。

当会议室的门打开了一条缝的时候，里面的声音便飘了出来。

“尊敬的麦克斯韦伯爵，很抱歉本代阿洛伊斯公爵换代的消息还没有预先通知给您。”一个间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声音缓缓透出来，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人手上玩着红得发紫的水晶十字，但是露出的双手和双腿仿佛只有脂肪包裹着骨头。

“持握王迹，即是亲王，麦克斯韦伯爵会见汉诺亲王。”伯爵的声音伴随着枪的转响一起涌入了门内：“阿洛伊斯公爵？您就是露西安娜公爵的女儿，幸会幸会，露西安娜公爵的女儿什么时候长的这么亭亭玉立了？”

“在下艾米·范斯拜尔·阿洛伊斯，作为本代阿洛伊斯，受前代阿洛伊斯的传承以继承和收回瑟夫林领的治理权。”女人的声音生硬而缺乏音调起伏，而水晶十字的光将整个房间都照亮：“对了，还希望阁下不要反对我去见两个人，一个叫西比留斯·阿森博·卢克斯，我应该尊敬的称他为西比留斯子爵，另一个是，阿兹莉娅·格罗敏·马赫....不，按照官方的说法大概叫阿兹莉娅·格罗敏·古德里安。”

“那尊敬的阿洛伊斯公爵，烦请占用您一点短暂的时间，可以让在下目睹流光之翼吗，我很怀念露西安娜公爵当年在这里主持会议的样子。”伯爵强压着焦躁，忍住没有冒出来的愠怒：“你刚刚赶出去的那位就是西比留斯，他...有点问题，然后，我的女儿还在实验场地，这样的答复满意吗。”

“我很担心会给你的会议室带来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因此特地等待了您很久以先征询您的同意。”艾米叹了口气，琉璃色的力场羽翼在身后瞬间展开后又瞬间收回：“这样可以认为我确确实实是半条龙了吗，如你所见，我是露西安娜和Athi卢卡利的孩子，因此我会持握两边的证物，何况在这么一个外交困境下，如果我只是代表汉诺，我也没有任何客观理由来拜访阁下给阁下制造不必要的外交障碍。”

“你找西比留斯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先告诉我，他是我的学生，并且对我依赖心理很强。”

“我找阿兹莉亚小姐的事情是正事，因为据我所知，她是那个很有吸引力的项目的直接负责人，这项技术是一门秘法，按照阿兰斯特铁律，秘法可以得知的人只有五个，在内卡苏希姆先生过世之后，我们汉诺一直保存着这个宝贵的名额，至于西比留斯，只不过是一个有揣测但是没有证据的无稽之谈，作为私交的一部分，大概不是很适合作为外交记录与科克郡的伯爵攀谈。”

“那我可以保证，这会议室绝对没有以外交方式开启，所有记录的法术设备都是关停状态。”

艾米的秘法视力环绕一周：“阁下想必也是个贵族，待人接物既然示人以诚，那么，之前我在走访中获取了数量不菲的，和西比留斯血缘有关的小道消息，而如果是我恰巧方才会面的人的话，我确确实实觉得这是个值得关切的舆论了，他长得实在是与我们汉诺的NO.4太过相似了。”

“不可能，西比留斯他...有遗传性的精神疾病，而且非常严重，但是...基于我去汉诺多次进行国事访问和商业交易的经验，安迪·/·米科兰佩洛奇（P.S：/规范的读法为呼吸一次让对方听到），除了是个半变形怪以外，是个完全精神正常的正常人。”

“不过是一个假说而已，不过，不如下次有机会去汉诺做交易的话，让他一起去一趟也不妨。”艾米给了一个扎实的台阶给伯爵下：“对了，希望您能在领内事务的处理上，办事稍微快一点，免得那帮恐怖分子打扰了我进入睡眠状态的速度。按照前代公爵的约法，她的房间想必会保留下来，我先回房间休息了，这不违反外交规则。”

“那是当然，公爵。”伯爵强忍着自己几近于崩溃的焦躁，西比留斯的来历本来就是一个掩藏了很久的秘密，虽然汉诺知道是情理之中:“我也会去休息了，希望您能有个好觉。”

“希望您不要让我错过我回到领内的第一次领内会议。”艾米拽着裙子，缓缓踏上了高等浮碟术。

她怎么什么都知道，连我临时把会议改到了晚上都知道，她截获了短讯吗，还是干脆做了心灵操作？这两代汉诺的黑执行人普遍不学习惑控法术，尤其是，我有把握，如果她是卢卡利的孩子的话，这...绝对不可能。伯爵一边下楼一边思索：“对了，晚上还要开会，贴个药。”

宁静心神和复原术符文被刻在一个铝片符文上，伯爵把它贴在后颈上

“舒服多了....希望今晚不是个特别烦心的夜晚。”

1. **月之摄动**

大陆的暴风雨继续笼罩着这个城市，燃烧的房子也被渐渐浇到熄灭，但是阴云却继续爬行，顺着春日的南风爬行到了大陆的西侧。戈尔韦领首府白石城中心的圣堂回响的辩论声在次次反射中却是已经将敲击在窗棂上的雨声压倒。

“你们真的要弹劾路易吗，他可是天界谕告者，是世界原则接纳的，善良的人，在阿兰斯特的历史上还没有存在的人弹劾过天界谕告者。”一位圣光共济会的成员正在和自己的同袍们交谈。

圣光共济会，也被戏称为“圣光教会”，是大陆上的医生组织，经营着阿兰斯特的所有医疗机构，由于他们使用的魔法能量和大部分施法者展现的冷冰冰的奥术不同，是基于生命中的能量，在魔法结构上更接近于精灵神给与的那类“神术”，这造成了这个组织在建立之初受到了比大陆其他组织加起来都多的宗教审查，阿兰斯特从最初建立的埃兰共和国开始，就将“禁止一切的神崇拜和宗教组织”写在了大先知铁律上。

更值得怀疑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宗师，也就是传述这些法术的人称之为“圣师”，而他的三个学生被称为“三圣徒”，并将这一称号世代相传。圣剑使持握“柳叶圣剑”，是使用定向的魔法切除身体的病患组织的大师，圣杖使持握“探听银杖”，是使用侦测魔法判定患者身体状况的大师，而圣杯使手举“天之杯”，是制作魔药的大师。

然而，无论是如何去将阿尔韦誓言——

“今我学习卷宗秘法，立誓献身人道服务；我感激尊敬恩师，如同对待父母；并本着良心与尊严行医；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顾念；我必严守病患寄托予我的秘密；我必尽力维护医界名誉及高尚传统；我以同事为兄弟；我对病患负责，即使面临威胁，我的医学知识也不与人道相违。”

这一与任何宗教教义都相去甚远的誓言加以理解，还是对几乎纯技术化的医疗和法术并行的教育体制加以解释，都和传统的宗教相去甚远。

并且圣光共济会积极发展并且解读魔法，比起大部分的奥术学派还不讲究秘法，反而喜欢相互传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积极开放的学派，和宗教机构的神秘性更是一点关系也无。

在被澄清了宗教组织的身份之后，共济会的另外三个颇为值得怀疑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所有圣光共济会的成员都必须缴纳自己收入的1/10作为免费培养和教育新医生和建设医院帮助贫穷的人的基金，推举为三圣徒的人必须摒弃原来的姓氏而改姓阿尔韦和所有共济会成员必须穿着白袍看诊，这三条看起来宗教意义颇为重大的特征也就不再受到怀疑。

但是由于其形式上无论是和人类的古代宗教还是精灵神的一神教都颇为相似，而又包含了athi为期数十年对其极度的宗教排查，大家常常戏谑地称呼为“圣光教会”，医院称为“教堂”，并且将医院的主管称之为主教，最早共济会对此表示困扰，觉得是对组织的抹黑，后来渐渐也变得不以为意了起来。

“天界谕告者的魔法机制真的弄清楚了吗，按照这么多年的研究，一个人是否善良正义，并不会影响他魔法的力量，这个世界只有秩序和混乱的分野，而且秩序会不断的向混乱堕落，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又是双翼又是光轮的东西是天界生物的渗透。”

“你这是....在说路易先生背叛了大先知铁律，可是你没有证据，在athi的裁决上是不会得到优势的，前辈他...他不可能做出那么背叛人类的事情的，我们虽然称这个职业是天界谕告者，只是表现的特征与天界生物相近，最早的圣杯使的时代，召唤天界生物这么恶毒的法术还没有发明出来，而他就已经是天界谕告者了。”

“如果那套法术也是秘法呢...”

“不合大先知铁律的法术是不会被允许留存下来的，而且那代的Athi对当时的圣杯使可是做了从头皮屑到脚趾甲的调查，都没有查到任何可能的证据，何况每一代的天界谕告者都是最好的医生，从第一次问诊开始至今还没有他们的医疗事故和医学起诉败诉的记录，他们尽心尽力，是对阿尔韦誓言遵守的最好的人，没有例外。”

共济会总院的墙壁内回响着争辩的声音，今天的话题是弹劾本代圣杖使可露希儿的大弟子路易，由于可露希儿尝试与天界生物沟通，刺探他们完美复活死者的方法，违反了大先知铁律，已经被判决吊死在柱子上，前代圣杖使大弟子的学生早已看这个可露希儿收留并且倾心培养的孤儿不悦，终于开始准备弹劾他了。

之前始终受困于他天界谕告者这一几乎扳不倒的身份，但是，此次他的私密交际圈终于出现了污点，他的师弟和朋友虽然负隅顽抗，但是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而此次路易还在瑟夫林郡的“教堂”里看诊。

“先放松，一定会好起来的，你前几天才做过手术，用治疗法术封闭伤口之后需要好好休息。”路易拿着探听银杖，对襟开领的白袍胸前的口袋上插了一支蓝黑墨水的汉诺产水晶笔，面前摊开的病历及待被写上患者当前的健康状况。

“患者姓名：诺艾尔·卢米娜·卡格米尔，患者情况：血癌，骨髓移植结束需要代谢恢复。”

“大夫，这段时间的住院费和医药费在哪交。”阿玛瑞克咬着自己的下嘴唇，捏着一组厚厚的住院单。多发转移性的血癌对于一个男爵和高级将领而言都不算便宜，虽然他还能掏得起这笔钱但是依然有些惴惴不安，毕竟自己的妻子铁了心要保住她的妹妹，他不仅担心医疗费中断，更担心的是，这个历史上从未被治愈的疾病就连天界谕告者路易都束手无策。

“到出院的时候一起交吧，现在还不急。”路易轻轻叹了一口气，紧接着背过阿玛瑞克，把身份证贴在自己的水晶片上，把住院费一笔划去。

“那我告辞了，我晚上还要出勤，诺艾尔，她就...交给您了。”阿玛瑞克搓着手，绷紧了全身，半天才走出了病房。

这座教堂是整个瑟夫林最著名的医疗机构，也是瑟夫林唯一一座直属于戈尔韦，也就是圣光教会主导的领的教堂，而最富盛名的医生就是这位路易主教，六环卷宗学者，由于掌握了复活术因此可以救治各类死于交通事故或者意外而重伤不治的人，所以由他经手的将死之人和已故之人络绎不绝。

但是他依然每个星期要抽出一天用来看门诊，他表示这是他老师的习惯，也是出于对所有患者的一视同仁。由于他的医术高超，所有的病人看到他金色的光环和纯白的羽翼就感到发自内心的放心，他的患者也是对他完全信任，这更帮助了他的治疗。

阿兰斯特的复活术只能通过追寻信息结构再进行再造复刻死者死亡前一小时的状态，来复活突发死亡的患者，而对各种绝症和衰弱却还是毫无办法。他曾经通过老师的手稿得知天界生物也许有逆转衰败的能力，但是老师已经自身难保。

从他五环来，就见过无数的病患家属拿着价值数十万金币的支票和政府开具的购买大量电力的批准希望路易可以复活他们死于癌症，心脏病或者器官衰弱的家人，但是路易只能表示自己爱莫能助。

长此以往，这种无力感在他的心上堆成了一块心病，他并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更加拼命的救人来埋住这块心病。

因此救助这位诺艾尔就成了路易内心中最重要的事，他想有一次机会，与死亡争夺原本一定无法夺回的人。他看着诺艾尔经过骨髓移植之后重新缓缓恢复的样子，刚要松口气，短讯却砸在了他的脑门上，他的同门师弟告诉了他可能要遭到弹劾的紧急消息，这对他而言却是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了一些。

毕竟失去了这座教堂，诺艾尔可能一天也活不下去。

1. **且听风语**

在路易一如既往的艰辛手术时，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人也陷入了本就料想到的疲乏。

跑腿，整理文件，和外交财政部门打交道，递送各种文件，协调贵族和公务员，连轴转一整天的丹德莉尔已经快要跑断了腿，两分钟前，刚刚送完了紧急密函，终于可以宣告下班了。

“这下算是下班了吧，有个二十四小时上工的上司可真算是可怕....”她摇了摇手指以缓解敲了一天水晶片的疲劳，开始收拾自己的包。现在才七点半，到十一点半还有足足四个小时足够她去橡木酒吧解一解乏。

初春的星空堪堪挂上头顶，流落的灯火在光洁的钢化玻璃街面上闪闪发光，街上的行人慢慢地踱着步，悠哉悠哉地向着他们的目的地行进。稀稀落落的冷光落在他们身后，拉出一道道狭长的人影。

“嗯，到了。”在街口拐过几个弯，她停下了脚步。

面前的酒吧顶上挂着“橡木”的招牌，不过本身却不是用木头做的。酒馆里坐着不少人，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在难得的假期之夜尽享欢愉。尽管内部装饰不怎么高级，卖的也只是一般的平价货，甚至它的地理位置都偏离了主要街道，大概最大的令人吃惊的地方，大概是这是科克郡少有的完全没有魔法调制的酒吧了。

“一杯淡麦芽威士忌，加冰。一份酱汁煎蛋卷。”轻车熟路地点过了菜，丹德莉尔挑了一个人少的角落坐下。这里依然和平时一样吵闹，打扑克的人们喧哗着决定着今天请客的人，男男女女们大笑着谈天说地，老板站在吧台后面，不厌其烦地用天鹅绒布擦着他的水晶杯。

老板大概是四十五岁生人，名叫萨拉代尔，是个自然学者，因此他店里最好的酒是自己谷物酿造的淡麦芽威士忌，虽然酒品很好，但只卖熟主顾。

丹德莉尔望向窗外，暴风雨依然将街道洗的一尘不染。街灯们都亮了起来，刺目的黄色光芒在玻璃灯罩内闪耀着。相衬在原木装饰的酒馆玻璃幕墙里柔和的奥术光亮照射着淡麦芽威士忌和煎蛋卷更加诱人了起来。

“丹德莉尔男爵，你又来了，最近过得如何？”萨拉代尔的声音爽朗：“没有阿玛瑞克的日子，你和马格努斯还相处融洽？”

“马格努斯司令最近忙于反恐作战和镇压邪教徒，基本上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您最近生意如何？”丹德莉尔打了个哈欠，染绿的头发耷拉在桌子上

“还不错吧，今晚还是一如既往的大部分来的都是常客了，你看那边又来了一位。”

“两斤生金枪鱼，不切。”一个干净利落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也吸引了全酒馆人的目光，嘈杂的声音一下减弱了不少，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了吧台。

“先生，您真的确定两斤要生的吗？我们其实很愿意为您将它们加工一下......”即便是萨拉代尔也面露难色，显然，上上次是十斤羊瘦肉剁成臊子浇上芝士，上次是把牛排塞进鸡肚子里，如果不是他每次都出手阔绰的话，他真的不敢确定这位粗鲁的客人到底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挑事的。

“不必了，我就喜欢生的。”

“好......好的。还请您稍事等待......”

丹德莉尔望向吧台。那是一个她不想在下班之后看见的身影。尽管脱掉了盔甲，但他雄壮的身体依然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明显。而且明显不妙的是，他已经看见了丹德莉尔，并且拿着他的号码牌朝着这边走来。

“呦...局长，真是稀客啊。”丹德莉尔几乎是在翻着白眼说道。

“我平时来这里吃午餐，我也是熟客了，你怎么在这啊，丹德莉尔，你卷宗整理了多少了？”马格努斯反问回去

由于阿兰斯特本身人口就比较少，瑟夫林领是军警一体的制度。这位马格努斯正是瑟夫林领部的司令，同时也是治安局的局长。严谨，正直，廉洁，以及一切维护治安所需的正义品质，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似乎都能在他身上看见。作为局长，他的能力自然毋庸质疑，不仅身为高贵的银律骑士，也破获了不少瑟夫林地区的疑难案件。尽管如此，警局内外却传满了关于他不检点私生活以及品格败坏的流言，也不知道是有人故意为之还是真相确实如此。

这家伙还在想着工作啊，丹德莉尔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

“啊，那个啊，已经在做了啊。”她懒洋洋地回答道。

“打扰了！”

正在此时，侍者拖着一个浮碟，送来了二人所点的东西。一杯烈酒，一盘蛋卷和...一盆金枪鱼肉。光洁的肉面虽然不至于令人反胃，但看起来也毫无食欲。这东西要怎么吃啊，丹德莉尔也一脸迷惑。游手好闲的人们也饶有兴趣地看着热闹。

紧接着，她，以及酒馆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以至于她甚至失手打翻了酒杯，几个人手中的刀叉也不慎落了下去，发出来清脆的声音。

马格努斯抓起那块巨大的肉，直接用嘴从上面撕咬下来一大块。就像一只饿了三天的野兽，毫无保留地饥渴地索取着食物。

丹德莉尔不由自主地坐远了一些。

“嗯？你坐那么远干嘛？”

“啊？今天有点热...”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向老板，要了一块布，擦拭着被酒淋湿了的衣服。马格努斯瞟了她一眼，继续埋下头啃着那块鱼肉。

萨拉代尔看了看杯盘狼藉的惨状，只好摇了摇头。

显然用野兽形容马格努斯有些不当，因为丹德莉尔甚至从未见过进食地这么快的野兽。正在两人说话的功夫，马格努斯已经吃掉了那块鱼肉的一大半，并把剩余的部分塞到了空间袋里。他把盘子推向桌内，用光洁的手擦了擦光洁的嘴，走向了柜台。

“那我先回去了，这里就交给你看着了。”付完帐的马格努斯抛下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之后，便用脚敲开了门，扬长而去。

丹德莉尔已经说不出话了。她掐了一下自己的脸，确认自己现在没有做梦。

“小姐，你没事吧？”萨拉代尔似乎看到她脸色不太好。

“啊？没事，再来一杯吧，刚才打翻了。”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神态，轻轻地晃了晃脑袋。

丹德莉尔握着酒杯重回了桌边，“那些传言不会都是真的吧......”她挠了挠她那染过的绿色长发，目光又落在了旁边那个巨大的盆子上，“人不可貌相的另一层意思...吗？”

算了，我是来放松的，管那么多干嘛啊。她百无聊赖地咬着黄瓜块，灯光摇晃着，穿过玻璃落在桌上，放射出桌面的光亮。

治安真是辛苦啊，要是每天都能和平就好了...轻呡一口，淡淡的味道在口中扩散，宁静又悠远。

时间过得飞快，钟声已经敲响了二十三下。

丹德莉尔走出了酒馆。已经是午夜了，街上早已经没有人在游荡，只有路灯静静地闪耀着明亮的光芒。一只如篮球般大小的知更鸟发出短促的鸣叫着飞过，得意地啄着着它刚刚捉到的老鼠；远处的森林里传来了悠远的狼嚎。

“要是每天都能和平就好了啊...”她脑中突然又浮现出了老板的话语。

“那我们还在这干什么呢？”

她摇了摇头，再一次加快了脚步，和那只蓝色知更鸟一样融入夜色，消失在了街巷的尽头。

酒馆的人逐渐稀少了起来，萨拉代尔的桌子正面对着的少女终于抬起头来。

“你说，人...真是不可貌相的吗。”坐在酒馆角落的少女披散着一头银发，发顶生发嫩绿的树枝在她的头上编成了一个橄榄环，双手比起皮肤的光泽多了几分木材的质感：“从希尔看来，现在的我大概已经是怪物了吧。”

“人类向来在需要自然的时候百般依赖，然后在不再需要自然的时候将自然一脚踢开，看看整个科克郡，除了这里还有哪里有自然的造物，玻璃，铝，所以，他什么时候需要你，自然会做出他的选择的。”萨拉代尔笑了一下。

“卢卡利伯伯快要不行了，当时他包庇了我，我倒是还有点怀念他...。”

“生命总有它的周期，米卡雅。”

“我已经眼睁睁的失去我最重要的老师塞涅利欧了。”米卡雅叹了口气：“当然我知道我回不去汉诺。”

“那就在这里遥远的与他告别吧。”

“嗯....好。”

短讯术远隔千山万水，而蓝色的知更鸟越过打开的玻璃窗飞进了房间。

“罗宾你又淋湿了。”米卡雅看着站在桌子上，篮球般大小的知更鸟。

“嘎....米卡雅，我可以自己吹干我自己，你不用来烦我...”鸟嘴说出了人类的声音，虽然没有第三个在场者听见，却证明了这是个真正的智慧生物。

在阿兰斯特，桊养智慧生物是阿兰斯特铁律第一条列举的绝对严格禁止的行为，面前的少女，已经违逆了大陆铁的约定，从法律上来说，已经是一个，被审判就必定会吊死的人了。

1. **未免摄动**

银色的动力战甲从海面上掠过，刚刚吃下三文鱼的马格努斯在夜空下一马当先，奥术能量奔涌在他的铠甲上，如同是领航的首雁。

背后是他的小队，被称之为“执法官”的私人军事组织，这些人更被人们熟悉的名字是银律骑士，因为只有这些人能熟练的驾驭由魔力驱动的战甲，利用带有符文和镀层的护甲偏折和阻挡魔法的攻击的同时，还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进行出击。

但是这次出动的是执法官中的“暗部”，这部分人甚至不效忠于瑟夫林，抑或是任何一个学派，他们只效忠于马格努斯个人。因此他们的动力战甲甚至不是众所周知的银色，而是深灰黑色。

“就是这里，塞弗里德海湾，我觉得麦克斯韦瞒了我点什么。”

其他人鸦雀无声，仿佛只是训练有素的工具，随着一阵微光闪烁，马格努斯和暗部众人就潜入了墨色的海水。

然而宁静被打破，仅仅是伴随着一串清脆的气泡。

“将军，我记得你今天休假才对。”

“阿玛瑞克上校，军人以什么为天职？”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挂着水中呼吸的阿玛瑞克提着他细长的高斯步枪，回答了这句话，但是依然浮在水中。

“你认识伯爵多久了。”

“可能，有个...十五年？”

“那你还远不够，跟我来。”

对话简短，毫无置疑的口气，披挂战甲的马格努斯已经不再年轻，甚至拖着一条跛腿，尽管如此，身为执剑大法师的气魄，却没有任何可供质疑的地方。

水中呼吸带来的奥术力场分解水带来氧气，呼出废气形成的气泡在暴风雨下无声地破裂，深灰黑色的人群缓缓下降到布满海藻的海底。

银白色的铝制壳体上马格努斯的光亮术的微光爬行了数十米，然后迅速消散在水中杂质里，没有指示出这个庞然大物的尽头，没有任何标记，更没有任何应答信号，这不是一艘瑟夫林的船，准确来说，它所在的位置就不应该属于一艘船。

能潜入水下的装置学名夸力许装置，但是正常情况下，它的大小只有眼前之物的十分之一，按照马格努斯的印象，伯爵也曾经考虑过建造一艘巨大的夸力许装置，但是因为资金不足而停摆了，而且伯爵并没有申请过专利，意味着，这项技术应该也隶属于一项“秘法”。

但是客观事实就是它近在眼前。

“靠过来”

“是”

行影术的光芒从马格努斯的身边爆发开来，阿玛瑞克惊讶的睁大了嘴：“将军...你....”

行影术是一项幽影幻术，事实上，幽影幻术这个名字常常会给人极大的欺骗性，在其他的幻术都事实上仅仅是对光的奇妙扭曲的前提下，这门本质上借助量子隧穿从而获得各类平行世界效果的法术对于幻术这个魔法门类而言是一项质的飞跃。

而阿玛瑞克同样也清楚的知道，幽影幻术存在巨大的危险性，出没于平行世界不可避免的会造成量子坍缩的风险，因此幽影幻术无论是学习和释放本质上都冒着生命危险，相关的资料不仅稀少而且大部分都接受athi的管制，而这种管制在历代瑟夫林伯爵的反感中上升为了禁止。

“不需要我解释的对吧。”马格努斯对阿玛瑞克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在光亮术的照射下甚至有些瘆人。

“是，将军。”阿玛瑞克回了一个微微迟疑的回答。

无声穿越铝制的外壳，马格努斯和众人重新从空气中浮现，巨大的金属和水晶玻璃制造的推进机组，和各类指示灯红红绿绿的灯光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而在其中显得格外扎眼的部分是上面的一块牌子和上面的字体。

“奈西姆级轮机舱”，字体可以清楚简单的分辨出，这来自阿兹莉亚的手笔。

“各位抓紧收集证据，此事非同小可。”

马格努斯环顾四周，整洁的轮机舱，却充斥着混乱不堪的布线，学习奥术魔法的阿玛瑞克显然对马格努斯耳语几句。

马格努斯转过头，面露微笑，压低了声音：“你认识伯爵多久了。”

“还不够久。”阿玛瑞克此时终于从错愕中反应过来，回答了马格努斯。

马格努斯露出满意的神情，点了点头：“那你知道了？”

“是的，尊敬的，马格努斯，子爵。”阿玛瑞克同样报以意味深长的微笑，并且尽可能重读了子爵两个字。

1. **别处落子**

本次的领内会议依然如期召开，只不过在长桌的末端坐了一个身着红衣的人。

麦克斯韦伯爵板着脸，深绿色的眼睛和红衣红发的人对视，那个位置已经很久没有坐过人了。

“我们依次解决机要会议的内容，这个点找各位过来，无非是为了明天的庆典，各个部门都应该运转起来，坚持贯彻瑟夫林领开放友好的基础理念，要塑造团结友好严肃活泼的气氛，关于今天的暴力恐怖袭击，调查的怎么样了。”

“在事发地留下了传送痕迹，传送目的地是海上的锚定平台，我们越过国境线进行了调查，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大概已经通过海波的干扰，通过掠海飞行的方式离开了，我们由于没有证据，也不能确定是否确实就是都柏林领的行事，只是他们有最大的嫌疑。”

马格努斯向后倒在座椅上，坐在伯爵旁，提起玻璃的小酒杯，说完一段话之后，用雪莉酒润了润嗓子：“所以为了庆典的安全，请允许我派遣一些便衣的银律骑士在会场内包括后台等地方备好吧，我也是你的老伙计了，你总不可能不相信我吧伯爵。”

伯爵微微抬了抬头，似乎把眼神垂坠到了另一边身着长裙的丹黛莉尔，丹黛莉尔略微挑了挑眉毛，瞬间会意了台面上的话。

“汉诺在三个月前就同意了分野节的大型幻术表演，而在卢卡利亲王病危之后，汉诺并没有第一时间递交取消报告，反而是在三十分钟前提交了表演照常的协议书，但是由于到场表演的是NO.2,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汉诺，因此他要求后台的安保人员在他表演的期间全部换成汉诺的执行人。”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瑟夫林是帝国领，我们的公爵阿洛伊斯公爵也效忠于大陆athi，发迹于奥尔德兰年代的奈兰帝国，如果擅由汉诺公国的伪公爵承办安保，那岂不是也太有损国际关系，并且给都柏林领进一步制裁直接落下了口实。”马格努斯盯着秘书长，把酒杯推向了长桌的对面。

马格努斯正对的位置刚好是阿玛瑞克，他转了一下眼睛，看向了浮动的雪莉酒，香气伴随着泡沫爆开在表面上：“而且，据我所知，露西安娜·弗罗洛·阿洛伊斯恰好是汉诺的NO.3，基于这件事，我们更要警惕汉诺对我们的渗透。”

“分野节的幻术节目是汉诺为纪念瑟夫林对汉诺的农产品出口和汉诺对瑟夫林的微奥术符文出口，汉诺表示友好举办的，你们对汉诺持有如此巨大的防范心理，看来你们完全不同意露西安娜的政策，认为阿洛伊斯公爵对瑟夫林的现代化和工业覆盖率完全没有帮助，那么，作为新的阿洛伊斯公爵，我大概有权收回阿洛伊斯公爵的贸易合作纲领，并且我将会停止所有的阿洛伊斯研究院对瑟夫林军事部门的技术授权的更新，因为瑟夫林的军事部门完全以阿洛伊斯家族为敌嘛。”桌尾的红发女人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但是仅仅是一句话就充满着刀剑相碰的味道：“如果你们还认为阿洛伊斯家族是瑟夫林公爵，我可以经由阿洛伊斯家族的成员负责幻术表演期间的安保，这些人并不是汉诺人。”

“那么，我很期待你们的发挥，能了解一下你们的人物配置吗。”马格努斯如是说，他翘起二郎腿。

“只有两个人，我，艾米·弗罗洛·阿洛伊斯，九环防护师，和我的表姐，赫卡蒂·卢森特·阿洛伊斯，八环塑能师。”她叹了一口气，红发披散下来，散发出几分半透明的光。

马格努斯的眼神直挺挺的看着红发的女人，似乎想要把她红色的发丝表面和红色的衣服都剥掉一层下来：“相当豪华的配置嘛，那就这么定了吧”

“散会。”伯爵愤愤不平的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在汉诺，都柏林和阿洛伊斯公爵代表的三个鸡蛋上跳舞，对于他而言，压力已经大的有点过了头了。

这个时候，魅影驹载着一个橘红色头发的女人掠过了阿兰斯特的街道，她手中缓缓燃烧的烤烟昭示着她镜子一般流淌的身份，她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虽然更重要的消息，她已经藏的不能再好一些了。

1. **出子午谷**

庆典如期举行，今天中午就将拉开幕布，就在瑟夫林郡闹市区，准确坐落于商业中心的天空池。

巨大的玻璃幕布由力场而非铝制骨架维持着它的结构性，这也导致它完全能透过天光，整个会场并没有任何座椅，而布满了由地下水抽提出，经过净化最终输回地下的，毛玻璃和光滑的玻璃共同浇筑的水池，它的水面能够反射天空的灰白色，仿若是一块镶嵌在城市中心的巨大玉石。

巨大的梯度水池所对的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这个水乐园一般的广场就是瑟夫林领最大的公众广场，悠闲的人们常常会选择泡在微微发烫的温泉水中，闲聊，购买点心和报纸，并且享受从天空中和上一层的阶梯流下的水幕。

阿兹莉娅半躺在曲面玻璃构成的，合乎人体工程学的结构上，让全身的重量被浮力支撑大半，包厢里的水顺着玻璃缓缓溢出池面，然后顺着玻璃流下，所有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都放假了，所以她离开了港口。橘红色的头发散落在水里，她雪白的胸部被幻术简单的遮掩了一下，然后大半漂浮在水面上。

她是来的最早的一批人中的一员，在同一个包厢里还有另外两个靠在池边的女人，洛丝玛丽和薇尔莉特也坐在包厢里，烤烟的云雾从包厢的空隙里飘了出去。

“马格努斯查出那个地方了，我们剩下的人需要中转吗。”冷不丁的，含糊其辞却严肃万分的词句缓缓吐出，洛丝玛丽皱着眉毛：“术士们正在着力于消除尾迹痕迹，萨缪尔还在忙，你今天花费一整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我早上刚刚才从另一个漩涡中心过来，我们的那个孩子，他在大事前面总是还能拿捏得了分寸，他的确是个天才。而过会我还得下去，和那个新客户洽谈一下细节，他早上也会到。今天可不是纯粹的假日，说老实话，我们需要保护好他，他对我们的计划价值宝贵。”

“子爵吗，我刚还在头疼怎么把他转移出去来着，他的真名‘是’人皆知，但是我们可没有把他送去塔玛克的工具，可是萨拉哈丁不是不太待见你吗....毕竟你和他的政敌合作，你是怎么和他谈妥的。”

“我昨天还听到萨拉哈丁在抱怨我们的人在泛滥的开海底矿，简直是在给他们找额外的麻烦.....伯伯的口吻可不像是能正面买通的，否则那出价，我感觉你可没动那么多钱哇。”看起来是个小女孩的薇尔莉特那个模糊无神的瞳孔却不能阻止她以童稚的语气说出最严肃的判据。

“我会把他送去兰基尔山脉，不过是里侧而不是外侧，汉诺人会保护好他的，因为他是百变怪的哥哥。”艰深晦涩的指代一个接着一个，阿兹莉娅似乎胜券在握：“不过同样出价不菲，我可是卖给了艾米一个硕大辉煌的壳子，就像这张顶棚一样。”

“子爵还不知道那些事的价值？”

“当然，毕竟足够的价格足够堵住所有人的好奇心，而钱甚至不是我自己掏的，我让那个男人掏的这笔钱，虽然也许有些疼，但是至少保住了他的港口和他日思夜想的RAFEAL。”她看了一眼底下泡着的伯爵，继续露出了笑容，深深吸了一口大先知牌子的细支纸烟：“保住了地基，汉诺人拿不住壳子的。”

而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包厢，似乎冒出了一大股高温沸腾产生蒸汽的水雾，红色却干爽的头发，从作为池壁的玻璃栏杆垂出去了几丝，紧接着，在阿兹莉娅的秘法视力下，那个相距不远的包厢里飞出了一道道风讯。

1. **并行两策**

“希尔，请问，你在后台布景点吗。”艾米披着红色的头发垂落在浴池的玻璃壁上，彻蓝色的水晶片贴着水晶眼镜，通过变形万物塑造了全新形象的“她”借用着细弱柔软的声线，传达着如同往日一般的询问。

“布景点没有问题，你不会是要带着他从后场直接银烛走吧，真不会出现重大的外交危机吗？”希尔哈利姆沉着声音，勾勒了最恶劣的可能：“而且王迹在你身上吧，这样不是落下了汉诺人绑架的口实了？”

“我的目的是什么，希尔？”她浅浅的笑了一下，似乎笑的很无力：“是和帝国媾和吗。”

“是以北地汉诺领的名义守卫知识的尊严，因此要打击所有威胁知识和奥术至高无上地位的人，并且放逐所有胆敢染指我们世界的高阶存在。”

“所以，我们把尝试构建不记名的通信系统的罪魁祸首当场抓获，带回去调查，这怎么就会造成了外交事故了，这是在大先知铁律框架下的。”

“那....报幕吗。”

“当然，理由总是人说的。”艾米掐断了风讯，望向了才从门口缓缓步入会场的西比留斯。

“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西比留斯咧了咧嘴，把衣服随手叠了叠塞进了腰带上的微缩次元袋，露出了在这个普及治疗魔法的地方实属罕见的布满伤痕和疤痕的皮肤，坐进了水池，回想起了前一天的谈话。

记忆开始缓缓爬行，顺着他绕过会议，招呼阿兹莉娅来到的，市政厅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记忆清晰可见，仿佛就发生在当下。

“你的。”自己的手把咖啡推到对面的阿兹莉娅面前。

“你看起来很慌啊～”，阿兹莉娅露出玩味的笑容，看言语大概是在嘲讽。

“嗯……有什么地方不对吗？理论上我应该慌。按我说的话你今晚没法睡觉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建议赶快处理一下。”

那时候的阿兹莉娅，想必知道的不会比自己少吧，当时的自己如此判断。

“简而言之，我和同事都被袭击了，从明天开始，到之后，恐怕会越来越乱的。”

“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我这边还没有头绪。”阿兹莉娅眉毛压了一下。

“不管是谁，虽然基本上可以猜测是都柏林的人，做出了这场袭击，但无论如何平衡已经被打破了，这是个信号。而且说实话，祭典真的是个太好搞事的机会了，人多眼杂足够乱。顺便阿洛伊斯家的也来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是个汉诺人，但这样看来明天的背景混乱程度堪称近年来最高，不发生点啥真的对不起这个条件。”

“你难道觉得明天是个搞事的机会？”阿兹莉亚似乎少有的放松，用词选词上都随意了起来，出了一些江湖气。

“我为什么要搞事，我还想跑路呢，这么复杂的场面真的应付不来，你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吗，离这越远越好，总之从我的建议来看，现在就行动是最优解，越拖结果的期望越糟糕。离开这里后我要去看看我的收藏，然后去伯爵那睡觉。”他的回复又凌乱了几分，但是更加符合一般的语言，仿佛是不太正常一般。

“我说啊，小明（注：西比留斯的全名为Sibilius·Assemble·Lux，小明是对Lux的昵称），你明明可以表现的正常一点的，就像刚才那样，你为什么还整天那个德行呢？正常点的话你早就发达了。”到了这里，阿兹莉娅似乎反而松了一口气，仿佛这个行为正和心意一般。

“懒，假装正常真的太累了，平时还是舒服点好，而且社交模块真的很占脑力的，不是有你吗？”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而且没人会和丑角为敌。”

回忆到此结束，记忆随着蒸汽开始慢慢发散，西比留斯从庞杂记忆的迷宫中回归现实。

最后的节目终于走上了舞台，随着主持人的声音随着宏伟之音传遍了会场之后，最伟大的幻术师希尔哈利姆伴随着灰雾和清风来到了会场的中心。

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扭曲变形，变成了全新宇宙的倒影，位面在观众的眼前交错，而在场的人甚至能感受火焰之地的热量或者冰霜之地的寒冷。

随着此间的一切斗转星移，周围的倒影逐渐虚化，希尔将手高举，仿佛是要展现下一个幕布的时候，他手指上闪烁出了遥远的星光。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扭曲虚幻，除了前台包厢以外的世界似乎都在镜壁外消失了。

“这是魅影战场，汉诺人要图谋不轨了，伯爵。”马格努斯在伯爵旁边的玻璃浴缸中站了起来，秘银从缩物在皮肤上的缝隙里汩汩流出，腰间的魔力透镜发出震慑夺目的光芒，最早的银律骑士正在取回自己的武装。

“嗯？发生了什么？特别节目？你也参与了？”伯爵还陶醉在之前的表演中。

此时此刻，希尔微微鞠躬，将双手交叉，搭在胸前：“这里宣布汉诺Athi的一则公告。”

1. **天机一刻**

Athi作为阿兰斯特人的领袖，最高权威的地位是人类全体的导师，因此可以被成为“公告”的东西只有两种，学术抄袭和逾越整个大陆公认的学术伦理的行为。

或者换句话说，Athi公告意味着在场有人涉嫌过越过“大先知铁律”的行为，因此Athi才会越过宣判行使调查或者裁决的权限。

细长冰冷，闪烁着淡紫色微光的水晶剑擦着西比留斯的喉咙，披着白底黑边长礼服的艾米萨拉微微眯了一下淡紫色的眼睛：“汉诺执行人NO.13,以王迹为证，介于西比留斯参与解构魔法研究中发射跨位面魔法余波，涉嫌背叛人类罪一事，宣布将卢克斯子爵带回汉诺调查，事关大先知铁律越过分封关系执行。”

“以王迹为证”这句话意味着王迹的持有者履行汉诺最高统治者，athi，汉诺亲王的所有权柄，同时也负担着和神与神使直接对抗的责任，而针对于神的背叛人类罪的罪名，就连大陆athi都无权染指，这是记录在“手稿”里，从白之上师阿尔德什的时代，两百年前，就做好的约定。

“啥，什么？”西比留斯向附近包厢的阿兹莉亚看去，似乎对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切事都没有反应过来。

然而阿兹莉亚回看向西比留斯，挺直腰板，张大了嘴：“等等…...如果调查结果无罪，你们可得按照大先知铁律上的规则办事，但是我也在这里说好了，如果真的出现了不利的调查结果，由于西比留斯在实验室相对独立，因此请对瑟夫林的实验室网开一面。”她却用略带柔软的眼神看向西比留斯，似乎这段看起来并不是呈堂供证。

似乎是眼神相击，西比留斯垂下了眼睛，没有继续看过去。

“但是现任亲王应该还没有过世吧，仅仅作为NO.13是无权以王迹为证的。”马格努斯的战甲已经归位，流动的水银顺着拐杖转瞬间就塑造成了战锤，重而坚硬的步伐临空踩着转瞬而成的力场破空而来，他似乎不是非常认这位执行人的权限，尤其是当他其实掌握了另一项证据的时候。

十三点，五十九分，五十七秒。

仿佛世界只是一团灰色的凝胶，在观众席的席面上拉出一道遥不可及的镜面，一端是冰冷的王迹和西比留斯还没有穿上衣服的赤裸胸膛，另一边是踩着力场却没能追上世界扩张速度的马格努斯。

升阶到九环，在其中掺杂进了幽影界成分的幻影战场，将两个人的距离飞速拉开，希尔手上的戒指微微散发了点点星光，他低着头，仿佛是在看手上的腕表。

由幻影构成的世界里充斥着钟表走动的声音。

十三点，五十九分，五十八秒。

战甲加速，世界扩张的速度终于赶不上了战甲启动神圣步伐之后带来的音爆。

十三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就快赶上了，仿佛再有一点点的距离，就可以让手上的战锤变形成钩爪，把西比留斯从那个男人的剑端前抓回世界的另一端。

十四点，零分，零秒。

水晶片依次发出闪烁的亮光，此起彼伏的消息出现在了领域内所有人的手上。

“下面通知一则公告，持有“手稿”上半的汉诺Athi.卢卡利，已于今日十三点二十五分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由于死于多器官衰弱，因此没有复活可能。”

“好啦，执剑法师马格努斯子爵，既然你也愿意尊重汉诺，那么...汉诺约法规定，若NO.0，也就是亲王辞世，在下一任亲王决定完成之前，亲王的职责将以那边那位，NO.13来代行，现在他就是代理亲王。”希尔哈利姆收起戒指。

“那就非常失礼了，西比留斯，走一趟吧。”艾米萨拉身上浮现出贯穿的蓝线，手指仿若是铁扣一样握着西比留斯的手臂，银白色的法术暴起，王迹的闪光亮如白昼，高等传送术闪过，两个人消失在了原地。

只剩下满座喧哗，倒影散去，希尔哈利姆鞠躬，感谢，幕布拉下。

而汉诺主城倒影山上浮现的，却是两个似乎略显疲态和惨状的身影。

1. **镜之内外**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艾米萨拉和西比留斯的狼狈程度，唯一的幸运是双方都没能目睹对方引人发笑的惨状。

前一秒还不可一世的汉诺代亲王正呈现一个“大”字躺在平台的地上，上半身甚至还靠着被拉倒的西比留斯，丝丝缕缕幻绽的血花染红了他雪白大衣的袖口和衣摆，破开的领口露出的胸膛周围，也仅仅是胸膛周围似乎还有蓝线在闪烁，似乎已经三度烧伤的右手仅存的手指还死死的捏着淡紫红色的水晶十字，而左手依然如同钳子一般死死握着西比留斯撑地的手。

旁边的那位似乎也没有好到哪去，西比留斯侧趴着被用手撑着地，仿佛要把昨天的早饭都吐出来，胃液和食糜混合成了一滩缓缓扩大的池，逐渐污染了艾米萨拉的大衣，发抖的双腿和挣扎着闭上又睁开的眼睛让他看起来似乎是对传送眩晕。

传送室的门被一个极为高挑的白发少女迟缓的推开，紧接着又退了出去。

“通知，各单位注意，医疗部门前往传送室。”短讯飞跃整个系统，直达多个部门，电车的轰响仿佛是在短讯送达的瞬间就在轨道上发出。

而随着白光消退，瑟夫林前排的几位终于从只有他们参与的闹剧中回过神来。

“现场的次元锁，确定在布设的时候是正常的？”眉头紧锁，几近发怒的马格努斯的眼神瞪向了身旁匆匆招来的，便衣打扮的银律骑士。

“我在典礼开始前，节目前都检查过，是经过九环奥术供电的状态，十七施法者等级，哪怕是现任亲王，也不是那么轻轻松松就能击穿的，何况，艾米萨拉他只是个八环塑能师。”

“混蛋，我有没有提醒过你，那小子是带着王迹来的，而且，黑边白袍的Number，能只有八环？”

汉诺的执行人一共有14名，NO.0-NO.13，奇数序列在标准外交仪式上穿着黑色大衣，而偶数序列穿着白色大衣，但是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汉诺的亲王，穿着黑底白边大衣，另一个就是汉诺的执剑法师，NO.13,穿着白底黑边大衣。

这样特殊的礼仪不仅仅是为了外务需要，很大程度上，那个会被血染色的白袍也是对与神媾和者或者图谋不轨者的威慑。

银律骑士低下头，而马格努斯的眼中闪过暗淡的蓝光。

原本布满场地的次元锁在能量流动最稀疏的地方仿佛是被解开和切断一般，放出一个留给信号穿出的空间，那里的杂波仿佛是被直接切断一般，没能和任何其他位置再发生任何共振。

他像是大受打击一般，招手打发走了一边缓缓推来的小推车。

“算了，你们拦不住他，也是情有可原的，下次我亲自布防，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1. **尾音波折**

除了中间的插曲以外，庆典的后面并没有再有任何可能造成骚动的过程，汉诺人很懂进退，这是马格努斯差不多是骂出来的一句评述。

草草打发完庆典完毕对于军警机构的例行会议之后，“暗部”的银律骑士被重新召集起来，他们带着闪闪发光的魔力透镜，似乎时刻可以出发。

“我们的守则是？”拖着一条伤腿的老人单拐支在地面上，直挺挺的上半身完全配得上执剑二字。

“秩序，均衡，铁律！”整齐划一的年轻人的声音，他们的面容都隐在深灰色的假面下。

“汉诺人践踏了我们的尊严，我们应该怎么做？”

“调查，控制，清除！”同样冷峻的声音再度贯穿了房间。

“从什么地方开始？”

“汉诺人的盟友！”深灰色的影子消失在空气中，马格努斯坐在魅影驹的坐台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夜上树梢，马格努斯挂着闪闪寒光的骑士剑，由秘银网织流淌奥术的盔甲比起拐杖更武断的掩没了他的腿脚不便，在会议室的一边，他没有落座，而是直直的盯着对面站着的，还没有换下幻术表演服的年轻男子，雕刻着龙的桃木门在他的背后闭紧，右手边坐着被紧急召回的丹德莉尔，这个小巧的女人左顾右盼，不想打破这个铁一般沉闷的空气，但是那个前倾在座椅上的姿势却像是想要立刻拔腿就跑。对面的幻术师戴着一片单片眼镜，另一只眼睛里面漂浮着雾气，一只手始终搭在另一只手的戒指上，上面泛起的同样的远海薄雾证明了从那里时刻可以抽出一把奥能弓箭。

天击刃枪无言的躺在长桌的尽头，随着另外一道门的吱呀一声，花白头发的伯爵缓步走下他所在的位置上。

“大家坐下吧。”声音并没有过多的冗杂，反而带着疲惫。

“汉诺需要为这件事付出责任，不仅仅是一个合理的说法。”橘黄色的烟火一闪而灭，马格努斯深深的吸了一口雪茄烟，然后吐了出来：“我们从未是汉诺的封臣，这不仅仅是对瑟夫林领的僭越，也是对大陆athi的僭越，我没有理由回到谈判桌上。”

四十五岁的中年人的雪茄仿若是一把尖刀，直指桌对面的年轻人。

“马格努斯，你虽然是执剑法师，我才是先师会的会长，这件事应该由我来讲。”伯爵皱了皱眉毛：“不过你们汉诺人做的也有够不地道了”

马格努斯冷哼一声，手指搭在了腰间的骑士剑上。

“难道交给大陆athi就是正确的做法了吗，马格努斯先生，我应该在会场就提过了我们汉诺Athi世代与神直接对抗，付出了血的代价，我的曾祖父就直接死于和神使的正面决战，迄今为止月痕上的血迹都没有人敢去洗脱。”希尔平举自己的手，把戒指展现给所有人目视，上面的一道棕红色的血迹早已渗到了蛋白石的表面以内：“西比留斯做的事情上纲上线的说，就是直接把人类的信息提供给了神，何况他早就在其他的方面也图谋不轨了。”

希尔一步不退，仿佛下一步就要声泪俱下。

马格努斯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如果你们汉诺人真的这么伟光正的话，为什么明明有更直接的证据，你们还和瑟夫林的这位阿兹莉亚子爵合作，甚至还投资以她作为主要股东的科克港实验室？来人，上证据。”

“马格努斯先生，这么重要的证据为什么没有提交瑟夫林档案馆？”丹德莉尔微微抬起了一点头，刚刚用魔法伎俩重新塑形的睫毛上挑，似乎是在会议之前还稍稍补了一些淡妆。“您虽然是执剑法师，具备对领内核心事务的某些先斩后奏的权限，但是如此大的事情居然没有案底备份，您这是打算动摇谁的权威？”

桃木门再度展开，一手拿着真知光影的光印稿的阿玛瑞克信步走入了剑拔弩张的会场，刚毅的脸却挤出了一个不自然的，仿佛是嘲笑般的表情对着丹德莉尔，论证却是脱口就来：“我们的麦克斯韦伯爵只是代行瑟夫林伯爵一职，因此您，丹德莉尔也不过是科克郡的税务官而已，即便同时兼任麦克斯韦伯爵的秘书一职，也不能凭空就多了不存在的瑟夫林领的档案馆馆长的职能吧，您说我们的马格努斯子爵越权，您这不也是越权办事吗。”

“所以还请您说说我们的阿兹莉亚子爵到底做了什么值得大陆athi介入甚至汉诺athi必须先处理的大事，否则我还请你对阿兹莉亚子爵道歉，并且消除名誉损失。”伯爵听说火烧到了自己的身上，也有些进入了战场。

“那还请您看好了，您的宝贝女儿，正在向邪教组织‘出口创汇’呢。”

1. **已断一臂**

会议室外的女人正隐形在门口旁听着会议的进行，哪怕是希尔谈过他愿意出资收购一部分股权，以让汉诺彻底介入这件事，可是希尔只愿意支付资金，不愿意支付额外的价码，对于她而言，与汉诺人谈一笔纯粹的商业收购，在她这个以政治为核心的脑子里，那是亏到了姥姥家。

可是希尔那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又是确信了西比留斯的事情一定会扯到她头上，不愿意投入政治资产，阴晴不定的，总回避除了谈钱以外的问题。

希尔已经进去了，这里正好，阿兹莉亚前倾贴在门框上。

在会议室的长桌上，奥术灯火将用公文纸光印的文件照的完美明亮，上面赫然是奈西姆级推进器的图片和拥夜者的舱内标志，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格外的扎眼。

“我尊敬的伯爵，您女儿向拥夜者出口的行为，可是被我们抓了个正着啊。”马格努斯有了阿玛瑞克的证据撑腰，拐杖把自己撑的高高的：“你们汉诺人来了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却直接抓走了我们的研究人员，而且甚至以‘未定罪’的方式抓走，谁不知道你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东西，你们一定是想把这些背叛了人类的人一个个的用莫须有的罪名抓走再保护下来吧，希尔，你是年轻人，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些老人在对抗邪教的过程中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的拐杖戳了戳地面，似乎是在宣称自己的跛腿的来历。

“马格努斯，你用不保密的工业部件贸易来指控我与邪教组织私通的一家之言还想持续到多久？”尖锐的女声从外面穿了进来，高跟鞋在地面上响起了脆声，阿兹莉亚挤开了旁边的阿玛瑞克：“我们的奈姆西级推进器只售给了萨拉代尔的贸易公司，一共三台，奈姆西级推进器并不处于禁止出口的法术工业秘密名录里，不信马格努斯先生您可以在名录上自由查验，至于萨拉代尔卖给了谁，那是他自己的问题，调查也应该去找经销商而不是厂商，学派是营利组织，这么大的学派必定需要一些贸易而不是全部依靠领内拨款。”

“奈姆西级不是法术工业秘密？别骗我不懂奥术，你们这帮小年轻不要指望蒙骗我，阿玛瑞克，你来和那汉诺人好好解释解释!”马格努斯看向后面依然站在门边的阿玛瑞克：“进来。”

“奈兰帝国中关于大先知铁律的部分具有补充，具有三个以及以上的有效学派秘密的工业品就作为奈兰奥术机密，必须利用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具备招投标和保密机构的买家，奈姆西级推进器具备一个科克“架构学派”奥术秘密，一个瑟夫林“屠龙者学派”奥术秘密和一个汉诺“架构学派”奥术秘密，已经达到了奈兰奥术机密的标准。”

“但是屠龙者学派已经没有了传承者，阿洛伊斯家族的秘密自动失效，若没有新的继任者，将在athi换届后全部透明公示，因此只有两个奥术秘密。”阿兹莉亚据理力争

“然而阿洛伊斯家族的继承人昨天已经来了瑟夫林了，甚至还出示了证物。”马格努斯当仁不让：“屠龙者学派虽然暂时名存实亡，但是它现在又复活了。”

“但是追溯具备时间性，我售出的时间阿洛伊斯家族并没有代表。”

“但是现在你们是不是有追回涉密奥术工业的责任，但是你们并没有使用军事手段的授权，对吧，阿兹莉亚女士，您不是封地贵族，无权委派执剑法师，而面对邪教组织的强制执行是军事行为，这句话我说的没错吧。”马格努斯似乎已经要笑出来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马格努斯先生。”希尔摊手：“我现在并购阿兹莉亚女士的学派，我们的执剑法师艾米萨拉就可以作为执剑法师来代行这个军事行为了。”

“很遗憾啊希尔，你需要多读读奈兰帝国的条例，阿兹莉亚是瑟夫林的勋爵贵族，因此应该优先由当地的土地贵族的执剑人，也就是我来办理这件事，而且....作为执剑法师的安全授权，我现在暂时先封禁科克港的贸易业务直到我的调查告一段落。”

“那他们的资金链怎么解决呢，阿兹莉亚小姐，你们做的可是重工业”希尔娓娓道：“至于马格努斯先生，如果说，我愿意出钱收购他们的学派呢？”

“但是我有权冻结他们现在的贸易权限，解除这个权限的你必须找上一级的土地贵族的执剑人也就是大陆athi洽谈了，不过你们两个碰头大概碰头的当刻就会打起来吧，我亲爱的汉诺小子。”马格努斯大笑着拄着拐杖坐在了座位上：“谈收购，恐怕时间已经不太够了吧。”

“散会吧，我和我的老朋友后面单独谈谈”伯爵阴沉着脸，似乎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而马格努斯精神抖擞，仿佛年轻了十岁。

1. **光影映虹**

马格努斯跟着伯爵推门离开，而希尔只是和阿兹莉亚刚刚离开侧门，便把戴着戒指的那只手从口袋里拿了出来。

“搭上来，消息没错的话你是机关术士，法术列表里没有传送术。”希尔回望阿兹莉亚。

阿兹莉亚的眼睛稍微转了转，停了一下，然后把手指搭在了希尔的手背上。

“先去最高先师会秘书处公证，然后再回科克港招投标大厅？”

“来不及了，我们直接去都柏林股票交易中心，你只管抛，我这边你抛多少我接多少，要是愿意相信我和汉诺，就搭到我的手上。”

“希尔？彩虹学派他们真的不会借此收购吗。”

“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彩虹学派和我们争端虽然大，但是他们一时半会调不出这么多流动资金，而卢卡利亲王才过世，我是汉诺的NO.2，我调得动整个汉诺的资金。”

白光在略微的抖动上一闪而过，两个人直接消失在了走廊上。

“希尔这小子不要命的吗，他哪来的这么多钱！”马格努斯把手杖摔在了瑟夫林海关总署的大厅里，他本以为希尔会选择协议转让的方式在最高先师会秘书处做盘前收购，用汉诺学派的原始股作为冲抵股票来收购阿兹莉亚的学派，那样他就赢定了。

因为盘前收购的协议会在第二天开盘时落实，这个时候海关总署的文件应该已经办好了，只要在盘前将协议文件递出来，阿兹莉亚的学派就会直接退市，协议也就会撤回。

但是希尔居然花出了真金白银，担保物是纯铁，以吨计。

铁是阿兰斯特最重要的工程金属，它要么出产于地下，要么出产于深海，法师们根本不可能冒着这么大的生命危险来开采，然而无论是魔力透镜，还是各种魔法分析设备，甚至长期使用的法杖和有外放奥术的奇物，普遍都需要铁来制作核心的“放能组件”。

可以说纯铁在阿兰斯特是胜过黄金白银的一般等价物。

但是阿兰斯特的股市从中午开盘一直持续到午夜，现在离收盘还有足足一个小时。

“希尔，你调汇能调多少资产？”

“两千四百亿，整个汉诺的汇兑都是我的财产，为了表明诚意，我已经走了杠杆交易的流程了。”希尔看了一下阿兹莉亚；“我用纯铁上的杠杆，我知道这东西对你而言，没有对我们那么稀罕,事成之后，如果你要多赎回一点，也就用纯铁大宗交易的方式赎回，所以安心抛吧”

“可别把汉诺的铁亏光了。”阿兹莉亚的眉头一皱，随后眉头微微舒展，滚滚飞来的纸片上azalea一张一张的签下她的名字。

巨量的“科克港工程学派”的股票在盘中被抛出，股价先是微微下挫，随着盘比中散户和小持有者的数量的下降，希尔将月痕印在了采购单上的魔法记录点处。

那根下挫的线逐渐变平，然后微微有些上扬，但是股占比却天翻地覆的倾斜。

希尔哈利姆开出了不能拒绝的价格，散户手中持有的“科克工程学派”的股票正在像水一样流向希尔的手中。8%，9%，就快要接近第四大股东15%的线了，天平在希尔的预期下一般倾斜，但是却仿佛是当头一棒一般，停止交易两个大字仿佛晴天霹雳一般显示在了指示牌上。

孩子终归只是孩子，在面对成年人的时候，孩子终归是不堪一击的。

奥尔加罗兰，大陆athi办公室，身上布满暗金色纹路，胸前挂着圆柱形项链的老年男子和穿着钢铁战衣的中年男人坐在只被窗外的光缆照亮的办公室里。

“尊敬的athi.兰斯洛特，您就打算眼睁睁的看着汉诺的二号人物下场，随意搅动我们的金融市场吗。”马格努斯摊开手：“我想，让汉诺这样收购属于帝国领的资产，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吧。”

“他们用的是正规手段，触碰了大先知铁律的事情，哪怕是athi，也只能让步吧”兰斯洛特捏着烟斗，缓缓的吸了一口又吹了出来：“不过，如果把天平的中间压住，天平就不会倾覆了。”

“还请athi照顾帝国的未来，代价自然是....”

“阻止汉诺看不见的手，摆动历史的天平”兰斯洛特的声音和马格努斯的声音融为一体。

1. **烟笼孤山**

汉诺，高天吹来的寒风傲慢的从玻璃制的穹顶旁扫去，这里是倒影山上绝无仅有的绿色所在，顶层的占星台，也是汉诺人举行最重要仪式的地方。

曾经的Athi，数日前阿兰斯特最强大的法师，汉诺的前亲王，躺在浮在水中的黑色玻璃棺中。枯瘦的手失去了最后一点血液的滋养已经生出了裂痕，而紧锁的眉头哪怕是在他的最后一刻，都没能放开。

Athi.卢卡利死了，全身器官衰竭，哪怕是最最强大的魔法也没办法把他从信息的碎片里找回来，复活只能还原人死前数分钟到数小时的状态，而老亲王的身体，已经不再能支撑多活几日了。

“在这里我们要告别我们的先师，如同以他的知识教化后世的学者，以他的信念拱卫教化的门户，我们终会离开，而后辈将会接纳和引导真理”

艾米萨拉穿着白底黑边却没有六芒十字的羊毛大衣，似乎是倚靠在那根顶着右手手心的三棱锥上。纯粹由玻璃浇筑的小桥映照着他的倒影，而黑衣和白衣的执行人如同反色的双翼从他身侧的两边顺着水道排开，而其他汉诺核心成员穿着黑色或者白色的衣服交错的站在两侧。明明是自己的父亲与世长辞，即将消失在光里的身体躺在玻璃水渠中，但是他身为汉诺的执剑法师，他是处刑人，他是NO.13。所以，只有他，也应当他来负责，负责自己父亲，不，是汉诺亲王的葬礼。

元老们用习以为常的平静眼睛看着台上如同提线木偶一般的年轻人，那个除了自己的父亲以外没有第二位真正意义上的师长的年轻人。如果顺利的话，他将即位，成为下一位站在倒影山上的人类之师。

“愿你的后辈和学子都记住你的名字，如同高天雷光，地上刻痕。”艾米萨拉喘了口气，语气稍稍波动，而一些挤压音似乎是他在用夜弦牵扯了他的哽咽。

原本属于NO.3的位置上并没有穿着黑底白边裙的红发女人，虽然在世人眼中经历了二十一年的人间蒸发，但是艾米萨拉知道应该站在那个位置的人还活着。

“愿真知和真理永远与你相伴，一如你孤临于世，反逆诸神。”艾米萨拉最后说完祝词，

蓝线有如绷断一般一闪而灭，纯白的身影摔落在光滑的玻璃地面上。

紫色的，完美透明的水晶十字连着几缕雪白如玻璃纤维般的发丝，在地面上滚落了几圈发出了叮叮作响的敲击声。

仿佛是十年前那一个雪下的晚间，执行人内卡苏希姆的葬礼一般安静。

站在旁边的执行人仿佛都如同呆立的雕像一般不为所动，表情比起担忧反而更像是惊讶于木偶提线的断裂。

明明他是被培养的最好的孩子，但是，历代亲王都能做到的无喜无悲，他却如同一个废品一般完全没有达标。

“我不是完美的奥术神，我不配继任汉诺athi。”那个倒在地面上的年轻男子被蓝线重新拉起来：“在下在葬礼上动情了，我愿意交出王迹，转由顺位者继承。”

“议事怎能如此胡作非为!”执行人中最年长的NO.5沃尔特出声制止，然而，重新拉起的艾米萨拉却平平的看着他。

“我同为汉诺亲王和阿洛伊斯公爵的独子，我愿意放弃‘折镜’学派的第一顺位继承，继续行我的NO.13职位，转而继承阿洛伊斯公爵爵位。”

“艾米萨拉，你为什么？”希尔哈利姆转过头，看向艾米萨拉。

“因为你曾经说过，不知索取，只知责任的汉诺，是没有未来的，你更知道如何追寻人类的彼端，比我更适合做汉诺的亲王。”艾米萨拉脱下白底的大衣：“希尔哈利姆，就交给你了。”

1. **旁观者清**

玻璃的棺木缓缓滑向了水道的尽头，融入了亮过白昼的强光里。

大陆最早的人类施法者，大先知阿兰斯特·帕西瓦尔为了避免神对他的同化，自愿牺牲在直冲天际的白色光柱中，所以后世的体面葬礼都是融入光中。

阿兰斯特人相信，融入代表着人类奥术力量传递的光意味着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伴随着光去往天空也追随了前人荣光的脚步。

“愿真知和真理永远与你相伴，一如你结伴于世，教化众人。”艾米说完了最后一句悼词，转过身：“希尔，请委派我执行NO.13的工作吧。”

“那，你去吧”希尔转过头，紧接着雾散开的漆黑瞳孔看向沃尔特：“仪式结束了，各位请回吧。”

沃尔特相对无言，原本由执行人组成的双翼如同羽毛掉落一般散开，塔顶上的纷纷扰扰回到了万籁俱寂。

希尔向艾米露出了一抹微笑，紧接着，白光闪烁，艾米的身形消失在了台上，希尔把王迹插上自己的发顶，“手稿”的力量飞速扩张，转瞬间，墨黑的头发便变得纯白。

Athi有一个隐藏的职责，也就是为人类保守秘密，最早的Athi，大先知阿兰斯特将最初人类魔法的推理过程都用光刻在了一块水晶片中，在烧尽了精灵神的化身之后，大先知被人类如同神一般供奉，哪怕是用大先知铁律约束了人们的信仰，甚至自己投入光焰，都未能彻底解决附着在自己身上，以及手稿上的神力。

人类为了避免这种残余的神力成为神，第二任athi将手稿拆分，并且拆分了Athi的职责，拆分为了“弑神，破信，护人，增智”这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最终被镶嵌在四个学派神器中，束缚神力的同时，也将他们器物化而避免持有他们的人受到神化。

而王迹则作为束缚“弑神”之名的水晶片的魔导器，保守的秘密就是需要在人们不会注意的深夜里，与神以及超越之物决一死战。

王迹的归属确定，周围的人也便纷纷散去，西比留斯也随着安迪离开了天台。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台上的闹剧片刻结束，台下的看客不明所以。说到看客，哪怕小明再喜欢看热闹，也不能否认他可能是这世上最糟糕的观众。

对此lea曾问过他：“你又看不懂你为什么还那么热衷于凑热闹？”对此小明的回答大致如下：“就是因为看不懂所以才凑。人总是觉得自己没有的东西很好。”

事实上接手小明，理论上自己的哥哥，汉诺这个精神病院里有史以来入住的第一位真精神病，并没有对安迪的生活造成多大改变，甚至让她觉得其他人的做法和执念更加搞笑，不过考虑到她自己也是个有执念的人，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

“为什么艾米要放弃汉诺athi的职位？”墙角的浮碟术上，盘坐的西比留斯向坐在床上的安迪发问。

“汉诺的athi是个苦差事，大家都不想当。我还好奇希尔为啥接了呢。”安迪思考了一下如此回答。

“不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艾米觉得他有了情绪波动就不干了。在自己爹的葬礼上有情绪才正常吧。”

“这个是汉诺athi规定，我也觉得很蠢。”

“什么规定？不能再自己爹的葬礼上有情绪波动？”

“不，任何时候都不能有。”

“那我觉得这代汉诺athi可以宣布断代了。”

“我也这么认为。实际上真正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人压根没有。”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无效规定？”

“据说是怕神打感情牌。利用感情动摇athi这位弑神者。”

“那athi为什么要和神有交流？打死不就行了吗。能不能打死只是个火力问题吧。”

“事情要是有这么简单的话，这个位置可就太好当了。”安迪伸出细白的腿搭在床尾凳上，右手轻轻抬起，水晶片上面浮现了几张图影。

“那些穿着黑衣的执行人在成为执行人之前，都曾经斩杀过神使。”安迪的声音变的轻轻的，仿佛是不愿意吐出下一句话：“对神使产生敌意的第一个刹那，神使就会超越距离的尝试动摇你的信念，它会尝试用神力作为担保来诱惑你不对它动手，无论你直接向它施展法术还是只是在房间里拧动旋钮，能否斩杀神使..对于他们而言，最难的一步便是摆脱神力的影响，而个人感情，往往是神和神使攻击的重点。”

神使对于阿兰斯特人而言，是一种熟悉而陌生的生物，他们是浮游于位面间星界的能量生物，受到神力俘获从而成为可以来到任何位面的宣教者。

他们更让人记住的是弱小的神使依然可以匹敌强大的人类法师，大多数法师为了战胜他们都需要有赖于人类光耀的工程魔法。然而对于这些最为强大的汉诺奥术师而言，击溃他们中的强者，更需要的是不会动摇的意志。

“哦。但是神力影响也是法术吧……”

“确实。”

“那就也受动作和法术线约束。所以为什么不能在远处法术线不可及处按按钮火力压制呢。”

“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问希尔。这可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聊到这份上，安迪选择果断踢皮球，这种触及社会本质的问题显然不该她来说。

1. **王冠之重**

“所以我该怎么找希尔。”西比留斯仍然直来直去。安迪微微垂下一点睫毛，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块玻璃片，稍微拨划了几下让奥术能量从中滚过，转手递了过去。

“从这里申请，文书格式已经给你备齐了，成为athi的第一天，他就承担了人类之师的职责，所以他应该会给你解答，如果他能匀出时间，就会给你批复。”

玻璃板均匀，干净，中间嵌入的银线和阿尔德什魔晶交织，黑白分明，与大陆量产的廉价货看起来完全不同。仅仅数次呼吸之后，幻术光影显现的申请上就浮现了“申请通过”的六芒星印章。

“你可以在塔的第六十四层中央会议室找到他，亲王在那里办公。”安迪贴心的给出了解答。

深夜十一点的走廊一个人也没有，不知道是平时就如此或是夜深了的缘故。电车巨大的加速度把西比留斯按在了座椅上，狂暴的奥术能量通过镀银的轨道和电车底部的碳板，这让他有些眩晕，好在没有吐出来，随着断路的啪声和巨大的反向推力，他几乎是被甩进了会议室里。

白色柔顺平直的长发上嵌着淡紫色的十字，看起来像是用彩铅画出来的三维形象坐在椅子上，半睁开的眼睛似乎是在平视前方，却已经被雾气掩盖了瞳孔，

哪怕已经将神的属性物化，封印在记忆的残章和人造的器物中，神力仍然侵蚀着那些被称为人类之师的人。

西比留斯晃进房间，目光扫视整个空间，在对这个场景里唯一坐着的人来回扫了好几遍后，仿佛终于下定决心或者明白了什么，迈腿走了过去。

“放轻松点，你找个地方坐”希尔一反常理的开幕：“你是想和我谈为什么时代如此进步，人类和神对抗的方式依然这么传统而古旧吧”希尔手上拿起奶茶，深褐色的液面表明里面几乎都是茶叶的萃取物和糖。香甜的气息从手边盘子里的点心上氤氲开。

“不，是你们为什么以这种不靠谱的方式应对神。在传承上不靠谱。没办法保证每一代都有足够坚定的人。”随着小明找到椅子坐下，他的目光也顺着重力从希尔头顶滑到了桌面上。

“你觉得战胜神依靠的是什么，最最强大的奥术力量，不可抵挡的世界规制，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希尔把王迹放在手中，微微弹出了一段光刃：“这是王迹，每秒钟可以进行38.7T次的浮点运算，六秒钟可以构筑复杂度超过中等神力神本尊的奥术结构，但是它，远远比不上任何一个举国努力构建的工程法术。”

“但是你得拿着它。而你不够——按安迪说——铁石心肠。”

“比它强得多的工程法术并非是一个人去运行的结果，倒不如说，选择一个人来迎战神，正是因为只有孤身一人驾驭足够强大的力量，才有了最大的胜算——因为神最大的依靠根本不是力量，而是改变掌握力量的人们的心。”

“因此，在如此重要的事件应对上，应当采取更稳定的系统。而我认为，这和天赋相关，在汉诺每代人里，就目前来看，并不能稳定产生。保证一直有合适的人。”西比留斯似乎忽略了希尔的论证，接着论证自己的观点。

“神之所以拥有信徒，是因为共识，而区别信徒和非信徒的根本，在于这个共识是否明确，坚定，接近信仰。”希尔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讨论者，一时间愣了，想要重新拉回重心。

“据安迪说，改变人心依旧是法术。那么其依旧遵守法术特点。它需要法术线和动作。”西比留斯的逻辑链不为所动，甚至似乎如同凌驾于希尔的学术地位之上的先师：“因此只需要在法术线外或者占满动作就能让目标无法发动改变人心的力量。目前我认为最可行的方式是用可以破防目标的攻击进行火力覆盖，以逼迫目标消耗动作进行应对。只要施法者被影响之前就行。”

“动作确实不假，但是任何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影子，神的力量可以通过信徒传递，而当神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的时候，任何系统里，都可能会有被感化的信徒成为神的傀儡，除非你能让神在能在影响范围外的时候，就已经被忙的分身乏术了，那需要的成本是天文数字。”希尔终于明白了对方的主旨，露出了自以为胜利的笑容。

“奥尔德兰已经证明了这个措施是可行的了，而在这个系统里，操作人员的要求可以被极限降低从而提高稳定性，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尝试这个策略，安迪告诉我有困难，让我问你。所以需要多少钱？”

“如果不解放“那个”提高非法术的攻击精度的话，把整个汉诺卖了都不一定造的起面对一次星界神使所需要的这么多门电磁加速符文搭配战斗部。”希尔增大了声音:“包括汉诺的两大核心学派和棱镜塔，而神之化身降临时，卖了整个阿兰斯特都不一定够”

“也许你听说过，阿尔德什最后的发明，从钢铁中仿造生命的魔法，构装启智术。”希尔叹了口气，往嘴巴里塞了块小饼干然后灌了口特浓奶茶：“但是动用那个....无异于用潜在的异种信徒来对抗神。”

“听说阿洛伊斯家有个威力巨大的东西，如果是真的那么不用卖掉阿兰斯特，卖掉汉诺可能就够了，也许你可以联系艾米或者其他阿洛伊斯家的。”

“阿洛伊斯和我们算是深度合作了，我也许确实可以去问问那些元老。”希尔卷了卷头发，似乎有鲠在喉。

“关于共识其实我有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你们以不记名通讯的理由把我抓了。这个方案和那个项目有关。”

“把你抓过来是为了保护你的无奈之举，如果你落在马格努斯手里，可就没有在大办公室闲聊的机会了。”希尔顿了一下，他看着小明盯着他的点心盘子盯了老半天，忍不住问道：“要饮料吗，茶点也有的，不要搞得我们和那个乐于看人惨叫的人被混为一谈。”

“哦，谢谢，但是只是还没来得及加实名系统，有点法律问题，对了那个人是谁。”

“我有那么指代不清吗，马格努斯先生，这样的人还好意思身为银律骑士以身作则。”希尔尖刻的语气在句尾越发强烈，然后硬生生的被收敛了回来，说实话，他有些后悔接下这个位置了，从典礼结束希尔就没休息过，一直在处理各种烂摊子，他觉得自己就要睡过去了：“谈技术路线问题可以换一个我能带你去通信实验室的时间，约一下吧，我还有一些公务。”

汉诺的通信实验室也就是阿尔德什实验室，从艾尔文以来的历代亲王几乎都来自这个实验室，也是阿兰斯特最顶尖的通信实验室，唯一的问题是仅对汉诺人开放，无数学派和学者组织都希望汉诺能够接收其他来源的学者进入阿尔德什实验室，但是，遗憾的是，汉诺保守和孤高的态度让两百年来其他学派的尝试都落了空，这也导致其他的通信实验室大多看阿尔德什通信实验室为眼中钉肉中刺。

“哦。这个项目的完整形态将可以让人们随时便捷的浏览和发表信息。由于其比目前所有信息获取系统都高效。可以预测其将成为人们的主要信息获取渠道。这个时候只要使用算法控制大家浏览信息的权重使人们不出现时空聚集性同类想法，就可以有效避免召神效应。不过由于这个预测过于长远，其优先级较低。”西比留斯还是将技术展望报了出来，还吐出了一段微妙的说辞：“至于钱的问题。如果阿洛伊斯的消息为真，资源问题可以解决。离开这个岛开发外面就行。位面的面积按照位面曲率，是这个岛面积的数千倍，哪怕能占有10%，资源就根本不是问题了。”

西比留斯终于停了下来，然而，希尔连同他的办公桌，似乎都陷入了地板的隔间中，只留下钢笔敲桌面的声音似乎意味着希尔好好思考了西比留斯的建议。

1. **金血熔铸**

奥尔加罗兰的夜是不会黑的。

这是阿兰斯特人的常识，奥尔加罗兰是大陆最繁荣的城市，最强大的领主“皇帝”统领着奥尔加罗兰，黑石堡和阿米特尔三座大陆上最富饶的郡，“皇帝”同时也是虹彩学派的领袖，大陆athi，被冠以“破信护人”的名义。

在他统领的都市中，到处都是输送奥术力量的光缆，而这些光缆无法收束的光则在夜间将整个城市透过密不透风的云层映照的亮如白昼。

此时此刻，代表着虹彩学派的大陆皇帝兰斯洛特仍然和马格努斯坐在相对的桌边。

“我从二十三年前，作为银律骑士的学派领袖，一介年轻人，去往瑟夫林领，直到成为了瑟夫林领的执剑法师，始终您和我提及的事情都是‘但当一个寻常的瑟夫林人’”马格努斯稍微顿了顿：“为什么从两个月前起，你们给了我大量的调查窗口来动用警备力量，真的只是因为西比留斯为科克港工程学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Athi制度必定走向灭亡这件事你应该也是知道的，既然知道这件事，又为什么要和我叙旧呢，只因为我的这些努力可能会露出动机吗？”兰斯洛特往水杯里倒了些水。

“不，兰斯洛特，我觉得我们的计划让汉诺人太早下场了。”马格努斯把水杯向前推了推：“对于同是比尔萨根皇帝的学生的你我而言，你虽然是他的孩子，我只是庶出的学生，但是，他对我们寄托的可是相同任务的两个部分，也就是‘神使计划’，我想你应该没有忘掉这件事。”  
 “诚然，这不假，athi的职责已经磨平了我的耐心，而你要去贴近的瑟夫林领的机关术，也确确实实是计划的一环，但是让汉诺人关注西比留斯正是我计划的一环！”

兰斯洛特端起水杯：“马格努斯学长，常年统帅军人让你的敏感性下降了。”他喝了一口水接着慢悠悠的发话：“西比留斯是很重要，但那是在他背后有人支持的情况下，而是无论他在我们手里还是在汉诺人手里，他都发挥不出受到瑟夫林伯爵所支持的全部力量，这已经够了。离了瑟夫林伯爵的支持，他连话都说不清楚，更不必说去游说经费了。就算他真能把汉诺忽悠进去，这个废物也能牵制住汉诺人的巨大资源，让他们没法在科克港工程学派这个问题上面和我们对峙，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让汉诺去头疼这个麻烦吧。虽说经此一役，汉诺的小子大概会收撤自己的铁，意识到金融市场并非不会受到上层政治的干预，我不信希尔那小子会顶着弹劾头铁下去。”

“那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呢？”

“那我还有最后一张让汉诺的那帮元老不得不对那小子诛心的底牌。”兰斯洛特又喝了口水，现在杯子空了。

“兰斯洛特，汉诺的那帮穿着长大衣的老家伙不过是见钱眼开的家伙，如果那个叫阿兹莉亚的小姑娘能把铁补上，你觉得汉诺的那些老东西会听谁的话。”马格努斯垂下脸：“我在这二十几年的军警岁月里没有白活，那个小姑娘最仰赖的底牌，根根本本不是她那个貌合神离的父亲，而是另一个被认为是‘工程奥术掮客’的男人，而那个男人，可以给她带来足以让汉诺的老东西闭嘴的铁！”

“你是说那些拥夜者？”

“不仅仅如此，那个叫萨拉哈丁的男人，一直在向一些虚空卖家出售工程奥术的成品，用纯铁结算，这些交易不上金融市场，而区区一个还算‘规矩’的拥夜者，不可能吃下这么多的订单。这才是我想封锁交易的原因，仅仅靠金融震动让股价暴跌杀不死这个具备良好现金流的学派。”

“那我只能先直接来对汉诺小子下手了，至于萨拉哈丁的真实买家，那就得你这边慢慢来了，我虽然是大陆athi但世界上也有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只能通过中止交易吓阻汉诺人的无畏冲锋，如果她真的出的起这种现金流，我滥用athi的职权只会让大多数学派众叛亲离的。”大陆的皇帝做出了决定。

“那希望我等得起。”马格努斯叹了口气：“希望到那一天，兰斯洛特陛下你还能记得你老朋友的付出。”

“我自然会成为真正的信者。”兰斯洛特回应，身上的暗金色略微抖动了一下，人之子的光似乎远没有历史书上记载的那么明显。

1. **绿缚十字**

仿佛分野节之前的插曲只是一时短暂的不和谐之音，在艾米萨拉借着阿洛伊斯家主名号要求了公爵级的大先师会议，并且引入了媒体的抗议之后，金融市场也恢复了工作。

虽然随着停止交易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恐慌，科克港工程学派的股价再也没能回到原本的高点，但是汉诺的交易损失的铁也很快被阿兹莉亚自掏腰包的填平。太阳日常升起，从地壳中抽取能量的热棒照常工作，光纤日常照亮阿兰斯特的城市，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西比留斯在汉诺的生活也逐渐步入了正轨，阿尔德什实验室的基础研究项目照常开放，汉诺图书馆也没有对西比留斯做出更多的盘问，除了阴间的作息，时不时的骚扰其他执行人，以及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点子，通过安迪呈递资金要求然后被希尔哈利姆当场枪毙以外似乎这个人还挺寻常的。  
亲王的工作琐碎，繁复，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简直是浪费生命和精力，无穷无尽的批复，刊对，以及例行公事的利用自己经由平行世界的能量通道坐在办公室打击大陆汇报上来的神力反应，以及和其他古旧的，从上一任乃至上上任亲王带下来的班子打无关紧要的交道。  
　　孤独，不得安慰，没有生活，这三个词是这片大陆的人用来形容大先知阿兰斯特的词，受困于王冠重量的希尔每每在要做不下去的时候脑子里就会跳出一个呆乎乎的银发女孩子在傻里傻气的和他说去做土灵始的事情。  
　　从分别已经四年了，明明味道都该淡了才对。  
　　趁着恍惚还没有把他淹没，希尔锤了一下桌子，然后瞪大了眼睛，用月痕的尖刺指向自己，轻声道:“亲王不能有过于作为人的情感，否则想必会在对抗神的时候落败。”  
　　可是将真神击落的大先知不也不曾忘记那个和他一起在石块和地下的洞穴中，拥抱取暖，握紧双手，一起采样和计算，从奥术中寻求人类的未来的德洛莎吗。  
　　从作为亲王开始，历代athi的手稿中最无法忘记的学问和记忆就已经可以被希尔从王迹和月痕中读出，最早的人类施法者夫妇他们曾经同食共寝，为前任人类祭司安葬，为新生的孩子接生，给自己的学生们普及魔法。  
　　但是故事的结局却一点也不含情脉脉，大先知为了捍卫人类的统治和领地宣言屠戮一切的其他智慧生物，最终让德洛莎离他而去。  
　　可那是男人为了保护自己居住着妻子和孩子发下的英雄之誓，所谓丈夫在家以外的地方难道就不应该用铁与火捍卫自己因为怀孕哺乳而虚弱的妻子和依然稚嫩弱小嗷嗷待哺的孩子吗。

可是如果自己的妻子并不需要自己这么竭尽全力的保护呢，如果她有自己的选择呢。

希尔哈利姆又想起了那个银发的小可爱，因为想要追逐自己的梦想而被卢卡利亲王逐出塔上的时候。明明她有多得多的，妥协措施和可能性的，可是最终还是离开了自己的视野，变成了无法被自己的双翼遮蔽的，孤魂野鬼。

“模糊人和动物的界限是非常危险的哦，哪怕我是athi，也救不了你了”当时的希尔如是说。

摸着月痕，继续批阅卷宗的日子还是要日复一日的继续下去。

可是这样的继续，何况不是他的一厢情愿呢。

执行人会议下周就要召开了，是来自NO.5的提案，沃尔特板着脸，提出着一个桊养智慧生物的法师的处置问题。

“不要是她，行吧”希尔对自己的声音逐渐模糊，而批阅卷宗的手指发颤。

下一张卷宗就要揭开了。

《关于触犯背叛人类罪的自然学者米卡雅·罗宾（米卡雅·卢米纳瑞安·阿宾顿）的处置方案》——提案人，NO.5 沃尔特，审核人：NO.12伊丽莎白，NO.9 格雷福斯。

短讯如同闪电或者一束从玻璃中透出的光一般向着瑟夫林的方向射去。

“艾米萨拉，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亲王殿下，您有什么打算委任我的吗。”

“利用你作为瑟夫林公爵的影响力，尽你的全力把米卡雅保护下来，我允许你做任何事，尽量把这件事拖成政治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努力追求她，用阿洛伊斯的名号来限制汉诺这几个元老的影响力。”

“好..希尔哈利姆。”艾米的答复清楚的明白，这是答复给希尔哈利姆，而不是汉诺亲王，与神为敌的athi。

“一定要把她...好好的保护住...”希尔的短讯最后甚至留下了一点哽咽。

1. **计从旁生**

数日前，奥尔加罗兰。

兰斯洛特坐在他那张金属和玻璃相互嵌套而成的巨大办公桌边，那个烫金的玻璃水杯仍在这张桌子的显眼处。唯一的区别是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人是一个棕发绿瞳的青年女性，和那天工作后一样，她穿着衬衫裙便来到了整个阿兰斯特大陆的心脏。

“科克领档案官代瑟夫林常务财政长丹德莉尔拜见大陆Athi兰斯洛特陛下。”她彬彬有礼的向那个代表着人类的守护者的男人行礼。

“还烦请接受我对于封臣的封臣的越级召见，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兰斯洛特在空中摆了摆手，从空气中出现的力场管道将冷矿泉水加注进了给丹德莉尔准备的一次性玻璃杯。

“如果事关守护人类的话，但问无妨。”她喝了一口水，身上的灵光略微张开了几分，似乎她的发带完全是机关术的造物，而那个冷冷的灵光体现出了瑟夫林伯爵的拒绝信任。

心灵屏障最早是由惑控师莉琳·科沃·戈尔韦提出了关于外部刺激对于浅层心理改变的影响，但是心灵屏障的最终完工则是由楞次卡尔伯特，那位女士的儿子完成，这个法术用来对抗那些不够强大的神力，以及魔法兽和异怪的影响心灵能力，可以说，在这个灵光的保护下，想要对丹德莉尔攻心，就只有“设身处地的说服”和“在大庭广众中对普通人使用人之子”这两个选项了。

兰斯洛特显然也是预料到了这个情况，他难得的甚至自己的水杯都没有动过：“我能问的东西大抵是一些惯常了，你们瑟夫林是最早许可直接服务业的领，所以我曾经担忧过人对人的服务是否会带来真理的缺位和人身依附的加强。”

“所以您是要继续老调重弹的向我继续征询‘直接服务业’，譬如餐饮，安保，艺术表演和性服务学派的清单吗。”自从能源系统和科克港工程学派的股票交易事件之后，大陆athi和瑟夫林的关系已经降落到了冰点，但是完全没想到的是，和历史上的每一年召见如出一辙的，皇帝只是一如既往地征询这方面的名单。

“实在很遗憾，我作为大陆的athi我必须‘破信护人’，为人类的自由尽我的全力。”兰斯洛特的声音平静甚至附带了一些失望：“先师会是一个漫长，复杂，对我而言同样疲于奔命的过程，但是很遗憾作为athi，我不得不同时为支持athi的部门操心，今年的信息可能需要更细节的法人代表信息，譬如一些达不到学派资质但是运营直接服务业的个体出资店铺。”

“但是这样的组织，并不会造成人身依附的系统性加强啊，大陆athi素来不对这类店铺进行审核的。”丹德莉尔似乎放松了一点警惕，想要尽快结束和板着脸坐在椅子上的大陆athi进行对峙。

“塔马克的环保倾向主义者林地守护者对我们都柏林领就采用了小店铺作为支点的渗透，我也是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向各个领紧急征集这部分资料，不好意思，作为athi我有我自己的职责，我也希望丹德莉尔阁下可以配合一下。”兰斯洛特背后的白板闪烁起了一些图片，少部分极端主义林地守护者确实在都柏林领内展开了行动，他们不仅仅抗议了在塔马克周围的采砂活动，还向大规模冶炼的灰分顺盛行西风降落在塔马克内表示了抗议甚至是骚乱。

“那行吧...我会在三天后向您批复，兰斯洛特陛下。”丹德莉尔走出了皇家办公室，而兰斯洛特在椅子上终于喝完了他的那杯水。

丹德莉尔万万没有想到，她如同历年一样例行公事的对大陆athi的回复，给了兰斯洛特对汉诺现任亲王出手的机会。她向她手下的审核人员一如过去一样的交代让她的审核人员放松了警惕，而马格努斯的从中作梗又阻拦了这份报告交到阿兹莉亚那里审核而是直接经由了执剑法师上交到了大陆athi处。丹德莉尔还没有意识到闯了大祸的时候，皇帝的雷霆手腕已经从上而下的降临到了他们熟悉的地方。

马格努斯最后的恶趣味让他错过了最后抓住萨拉哈丁的机会，当晚的橡木酒吧中马格努斯绝无仅有的居然没有大闹一场就用完了晚餐。先知先觉的萨拉哈丁连夜丢弃了他的酒吧和经销商部门逃回了塔马克原野，阿兹莉亚失去了那位从年轻时代就一直支持着她，为她作为“特殊人口”的母亲维系最后生命的伊格尔，更是失去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从今往后，她得自己来和那些秘密打交道了。

橡木酒吧的股权架构中露出了米卡雅的名字，当主要活动地点被锁定的那一刻，米卡雅和非人智慧生物接近的资料就如同纸片一样飞向了汉诺人的手里，兰斯洛特甚至找了一个合适的学术会议理由在私底下对从第一开始就对渴望重现王迹的沃尔特许下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诺言，一个沃尔特拒绝不了的理由。

“米卡雅是拥有卢米纳瑞安特性的人，是最完美雕刻阿尔德什魔晶的光源，是和你争夺电幻术实验室，执掌汉诺的小年轻希尔的恋人，只要你能让亲王不得已的吊死米卡雅，我就不会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世，免得你们汉诺名声扫地。”